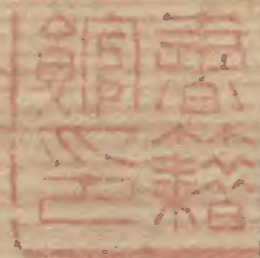


弊帚續編

全



番外書冊

			一八四一五	和書門
		一八〇	函號	類
四冊	四架			

庫文閣内			
三〇六函	一八四一五		和書
一四架	四冊	函號	類

詩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18415	
冊數	4	(4)
函號	206	2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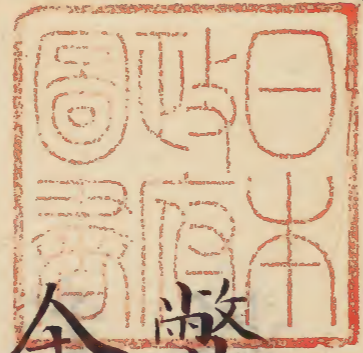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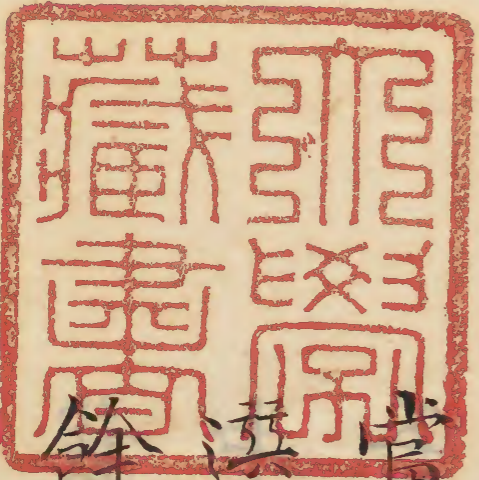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弊帚續編序
 余之中身嘗有弊帚之冊
 當時患眼且病懶懲於著
 述損神故存什一而焚其
 餘蓋示不復作也乃長揖
 乎交游蠢然為世外之人

淺草文庫

也歲月荏苒又三十有餘
載眼益昏而軀未死乃篋
中紛々更有數十張敗紙
吾豈有意於為此乎哉蓋
文墨宿業未全斬耳乃復
輯錄成卷聊分香於宇宙

之人云爾無心於名山之
藏

享和癸亥孟秋

也歲序在年又二十有
或賦五音而能未死乃
中紛之更有教十張賦
善妻味翁文為姓千
歲晏宿業未全新年
年以云爾時公林為山

弊帚續編

文帝論
後之論漢文其美政皆能言之至其尤美者或
莫能頌也其過失亦能言之至其最不可者則
弗之議也作七論

文帝即位之十三年詔除田租稅十有一歲以沒其身
甚盛德也前無古人後無踵者實古今一人而已矣
一代美政豈有踰于此者哉然班馬論贊無片辭及
于此獨何也豈以為非人情耶殆以其難通行而不

可為世之法也殊不知可通行之善經也不可通行之善權也故後世經以法之不可權以法之則可或四三年或一二年亦足以蘇民致富庶矣權何不可法之有嗟乎使文帝盛德大業不昭著乎後世者班馬氏之罪也馬端臨通考畧後此意而未寤論焉

或問文帝除租以沒其身設令其期壽亦終不収租與曰非也田有租經也除租權也文帝恤民之至心惟富民之求而已矣民既富矣何苦固執不収租哉天若假其壽四三年其必復収半租者

道天下以唐虞三代為法矣即欲勝於唐虞三代必陷于邪徑焉唯文帝治未及唐虞三代而政有唐虞三代不能行者除租是也謂德賢於堯舜不可謂政有踰於唐虞者則可嗟乎唐虞終不可踰者而文帝獨能踰焉蓋亦時也或問孟子有言曰欲輕之堯舜之道者大貊小貊也文帝獨非貊與曰非也堯舜以千里臨天下非収田租何以供其祭祀賓客百官有司文帝奄有天下為郡為縣苟節儉省費雖不收田租亦足以支吾未嘗廢祭祀賓客之禮百官有司之

職何貂之有凡漢家或十五稅一或三十稅一皆輕
於三代亦可以見時勢矣
論富庶者必稱文景而不知其有異也景之世天子
富矣萬民亦富文之世萬民富矣天子則貧夫漢代
田租之外有口賦人百二十錢大率天下之口五千
萬而為錢六百萬緡矣及商賈諸稅其數不為少然
國家費廣此未足以供為文帝初年蓋欲除租而有
未能為於是且半租務省費廣積畜待其足支十年
然後全除之是以文帝終身貧矣景帝承其後元年

收半租而節儉弗改然後積畜益廣矣民雖出租三
十稅一輕之至也故亦益富矣乃概而論之烏可也
景帝元年下詔頌文帝功德九事亦無片辭及除租
此則有以也後人非深察焉或以除租為一歲之政
或意小事不足頌皆非也文帝季年積畜浸竭其勢
不得再復收租而民既富矣不病出租設令文帝而
在焉不出數年亦必收半租者廟廊蓋既有議云加
之易代之際國家煩費賞賜洪大不可復支吾於是
景帝即位即發半租之令也豈得已乎哉此未可以

不能繼守者

改父議為其所頌九事皆可繼守之事唯除租則不能繼守而頌為是以不德自予也故美政如斯舍而弗頌也已嗟夫豈無辭乎哉乃以微嫌沒盛德當時執政者之罪大矣

景帝之為太子也以暴怒手殺吳太子其過大矣文帝宜廢太子以謝吳王也文帝非忍為吳之反謀實萌于此文帝一代過失未有踰于此者也後之議者不以罪文帝何也豈為賢者諱耶抑見之未精也已蓋文之几杖足以懈其謀而景之削罰乃激其反矣

故罪不歸于文而歸于景為耳又幸克定天下艾安是以莫深議也當時自非吳王不知反條侯能用兵天下之事未可知也設令社稷傾覆海內復為戰國非特景之過益白而人亦知以議文矣苟以成敗操縱其議論則天下止議論

議者往言文帝固賢矣然觀於賈生之策其缺典秕政可痛哭流涕長大息者頗多未足深稱也斯言大失之夫賈生之死在文之十二年而治安之策又在前十數年則文帝之初年耳蓋文帝勵精希治側席

求賢延直言固將改秕政補缺典也其除閹除租除
祕祝除肉刑親策賢良等諸良典美政多在賈生死
後使賈生而壽乎為知其不輟哭叔涕而笑且歌也
且人自非聖人孰能盡善文帝之沒在賈生之後十
有一年壽僅四十有七矣夫天下事洪施設有序焉得
一朝而改作焉則有志而未酬者蓋尚多也其分齊
為六國殺其權力大封梁國藩屏于漢皆用賈生之
策也今齊亦以齊王死無子矣吳楚有釁亦必分焉
耳奈吳漢老健而文帝蚤世何凡如此之類可例推

為且賈生之屬文銳利鼓氣序事往往過當難可深
信若言匈奴之衆不過漢之一大縣大失當漢制大
抵縣方百里大縣之口并老弱婦女不滿十萬勝兵
不過一萬夫冒頓之圍高帝于白登也精騎三十餘
萬矣其餘兵尚多也乃并老弱婦女計之蓋百有餘
萬矣漢之一縣能有此乎哉又其三表五餌籌策拙
甚賈生焉能辨匈奴凡若此之類可例推焉切毋得
據賈生之策規文帝之終身

漢書文帝紀十二年詔曰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十三年詔曰其除田之租稅景帝紀元年令田半租

食貨志曰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稅後十
二歲孝景元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

讓國論

讓美德也簞食豆羹與千駟萬鍾其義一也其事則
未必無異焉夫修飾小人能讓簞食豆羹而非能忘
情於千駟萬鍾矣故簞食豆羹之不足欲則讓以要名
千駟萬鍾之足欲則篡弒以求之寧滅其躬而非悔
焉至于退讓君子則無所不讓也然其於千駟萬鍾
若更有所怕然至逃亡以避焉嗟豈無謂乎哉古之

讓國者唯泰伯至德吾無得而稱焉亡論已如衛郢
曹臧吳季子亦皆退讓君子也然謂之仁則有未可
知者何也衛靈公喪適長子而孫幼子有罪不可以
復為立孫則父在外亂必生焉於是乎欲立次子郢
不亦可乎郢受之於義無所闕也曹成公暴慢不義
以獲罪于盟主與國及其臣民盟主與國臣民皆知子
臧之賢而欲立焉以息民定國子臧受之亦於義無
所闕也至于吳季子其父兄必欲立之其非肯立則
約兄弟相傳以至季子季子受之於義豈有所闕哉

之三子皆賢矣立則國安然而弗肯者蓋亦有以也夫利者害之所伏有國大利也其害隨而大貪夫饕大利冒昧求之慮不及於其害廉士不饜利則唯害之慮怖怕如探湯乃衰亂之世君臣相傾奪殺滅者接乎耳目三子者察之明慮之熟弗謂吾賢人必不我圖也弗謂吾仁民必不我畔也弗謂父兄大臣必不我疑也弗謂方伯諸侯必不我憎也苟弗讓而受焉是以軀為鵠而招四方之箭也父兄大臣或殺我不可弗防也群臣左右或醜我不可弗防也亡公子

在外或入篡不可弗禦也方伯諸侯或伐我不可弗禦也防禦之備無頃刻之間晝夜而衡胷亦已苦矣得國亦何所樂哉不如讓國與人而我立於利害之外也且受國宜審義與不義矣讓國亡論於義不義矣受而不義固讓也受而義亦讓也夫宜受而讓人益義之耳曾無不義之嫌也其意蓋如此抑貪夫之奪以求利也廉士之讓以避害也雖淑慝之相反其繇利害而生者一也是故三子者謂之退讓君子可也謂之明智之人亦可也仁則吾所不知

衛野事在左傳哀公二年曹感事在成公十三五六年吳季事在襄公十四年

愁叔夜論

或有問於履軒幽人曰愁叔夜絕交書言每非湯武而薄周孔說者言斯言也得罪於名教大矣又言叔夜不知諱忌當時司馬氏之篡勢已成而敢為斯言宜其觸怒而死也果然耶幽人俯而笑仰而答曰不也夫言豈容易哉叔夜無罪於名教亦知諱忌矣故為斯言耳使叔夜而不知諱忌耶其必曰大將軍心跡可知吾非忍為之爪牙以搏噬也則取死必矣故

不敢作言也唯言非湯武薄周孔以微見其不欲事司馬氏之意而已矣叔夜固與周孔無讐而薄之云者以其褒湯武也固與湯武無怨而非之云者以喻司馬氏也當時無篡攘之勢耶叔夜必無斯語矣不避諱忌耶亦必無斯語矣既避焉猶觸焉豈避焉之未遠耶將人心險陂嫉正直之甚耶抑叔夜則作隱語以塞山巨源之意而不料司馬氏善解隱也亦以死哀哉後之論者特質其言而不察其意故所毀皆失之

義貞論

出前

義貞王臣也尊氏叛人也律以春秋之法則一順一逆如水如炭豈容異議為然論其世而鐸其情則亦有五十步笑百步者蓋文治以降海內安於霸政不知名分者百五十年矣一旦王業再造世事一變德澤未加而橫政剝膚百姓慕舊武人思亂望叛者而歸為猶水之趨壑也是二人者寵榮既就雄視乎一世自營之心未厭朵頤於霸國之日久矣卒然激於私憤而交搏亦未遑辨順逆也尊氏兵起於閩東拒

王命為逆義貞奉王命徂征為順其事相反而其心則一矣義貞尊氏易地皆然夫義貞幸躬在京畿不為叛人幸繞聲罪之師為天下忠義之首幸死于王事遺聲百世使兒女掩泣其亦不幸不為叛人以不為百姓所歸不幸帥王旅以孤海內武人之心不幸幹王事顛蹙相踵以隕厥躬卒弗能酬其志矣不然義貞勇謀十倍於尊氏而每為其所窘豈天之乎哉或曰縱令義貞叛其姦謀忍心必不至乎如尊氏之甚也是言有理即謂雖易地必不叛則吾非信也

甲越論

上前

世之言兵者莫不尸祝乎甲越二公矣二公固當時之傑不能相左右者也今謂二公不知兵也聞者則不罵為狂必悞為愚矣嗟乎此豈可與俗士言哉議者或疾二公以并吞混一之業此猶規模之小耳吾聞古者良將之行兵也戰必克攻必取二公果能必克必取與蓋良將所以能必克必取者以其非戰於非克而非攻於不可取也二公則不能克而戰焉不可取而攻焉謂之知兵可乎二公所長特在於結陣

之熟器械之選法令之嚴而已矣其所短在於智無勝算不審波此先戰後謀乃恃其三長冒昧為鬪不亦危事乎其不至大敗幸已今不論其他論二公相與治兵者川中是也長與長競短與短敵故一日而十有餘戰迭贏迭輸殺傷相當謂曾有勝算可乎謂審彼此可乎謂戰必克可乎使古之良將觀焉其謂之何世俗傳以中戰圍越之馬甲之倚一刀一扇如犬羊相抵噬然可復謂之將帥乎哉吾竊為二公耻之嗟乎使二公知兵邪必不相與戰也其必講和締

盟一東一西各戰於其可克而攻於其可取則疆土
自瀾威風月揚天下可指揮而定焉此謂知兵此謂
并吞混一之業也二公之後蓋有行之者蓋以鑒焉
二公不知出于此斷之為徒競勇力相齟噬嗟乎信
不知兵哉

過秦論駁議

止前

賈生過秦論古今傳為名文司馬子長班孟堅
作史皆援以為斷由是歷魏晉以至于今未有
議之者也予獨怪其言多與史傳相悖而持論

非其不得其情也一類乎空想談路程者矣或曰賈
生先於子長宜有異聞未可據子長之書繩之
曰然否也子長距秦近矣書冊具存口碑未苔
乃哀而成書諸說雖有不同蓋不踰乎月日後
先人名異同而已矣至於天下大勢年代近遠
豈得有大異乎哉抑古人文章之瑕疵不容吹
毛而求焉且有不遑然文之名者後學師表之
表曲則影不端故亦不得弗直之作十三駁
據大史公書孝公元年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之獮

王八年與魏戰元里有功十年衛鞅將兵圍魏安邑
降之二十一年衛鞅擊魏虜公子邛魏恐割河西之
地獻於秦以和而魏徙大梁二十四年與晉戰雁門
虜其將魏錯是知秦之闢疆賴戰鬪之力後得諸侯
削地亦以戰勝之威矣商鞅脩守戰之具蓋為此耳
賈生乃言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雖抑揚之語一
何甚殆使人眩於事實非所望也
齊有孟嘗以下連舉二十四人皆任口說出耳其實
非有所考也據昭襄王十一年蘇秦死已二十年矣

吳起死已八十年矣齊魏馬陵之役在前四十七年
則田忌孫臏亦皆已死矣樂毅未適燕廉頗始為將
在後十六年趙奢又在廉頗之後平原君死在後四
十七年信陵君死在後五十七年春申君死在後六
十年則是時三君皆幼或未生也其他未暇考而其
任口說出者可知矣賈生舉上下百餘年天下英俊
較優劣於陳涉一時之士良無謂也
右二十四人之內可除者十人矣皆其傑然者所餘
唯孟嘗君陳軫蘇厲周最有顯名而已若甯越徐尚

杜赫齊明召滑樓緩翟景帶佗兒良王廖並碌之國
士之糝糠固無足為輕重即精查之是十人恐可除
其半借令皆在亦豈足道哉

按世家秦昭襄王十一年齊韓魏趙宋中山五國共
攻秦至鹽氏而還韓襄王十四年與齊魏王共擊秦
至函谷而軍為十六年秦與我河外武遂齊湣王二
十六年與韓魏共攻秦至函谷軍為二十八年秦與
韓河外以和兵罷魏哀王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敗秦
軍函谷二十三年秦復予我河外及封陵為和是皆

為一時之事賈生所謂九國之師仰關攻秦者蓋指
此也是時燕歷子之之亂微弱已甚恐不能出師擊
秦矣楚懷王在秦楚必不敢擊秦矣然則所謂九國
數必不備具史記五國似得實且據史記是役敗在
秦割地亦秦與賈生之言正相反賈生豈別有所據
而言耶然賈生之文鼓氣乘勢不必根據於事實其
僻也竊恐此亦無所考而以春秋遷延之役捏合為
一也已

樂毅良將也亦嘗為燕使約趙王共伐齊使命唯此

一行矣其他止有亦非縱橫游說之士賈生不齒之
庶頗趙奢之間而列於陳軫蘇厲之後可謂屈矣蘇
秦則脫說士而入於謀臣亦何幸
追也逐北伏尸百萬因利乘便宰制天下此何等光
景然史編一無所考蓋亦賈生之空想矣
陳涉固氓隸之人然漁陽之戍則畢當還曾無謫遷
之事賈生乃言遷徙之徒亦失當
疲散之卒救百之衆木兵竿旗是陳涉初起之事耳
已拔大澤下蕘下鉅野柘樵兵衆漸聚比攻陳則車

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矣已據陳乃遣周文西伐則
車千乘卒數十萬矣是豈疲卒數百之比也哉涉之
為王沈者則其車甲器械可知矣豈復有木兵竿
旗之陋哉陳涉數月間尚然況劉項積數年之力率
諸侯入關則與陳涉初起之時豈可同年而語哉兵
卒多聚則精銳自在其中而工匠具為土地廣大則
米粟布帛莫不贍也則車甲器械勇士銳卒何求而
患不給焉何物癡人肯舍利戟而斬木舍旌旗而揭
竿哉

陳涉起六月而敗其後劉項並起百戰之餘四年之久然後能滅秦也如賈生所云是陳涉以數百罷卒西向攻秦而滅之也夫文章雖尚頓挫然其與事實相悖如此安可以為法哉陳涉未嘗躬西伐但一遣周文入關亦敗于戲下而走死史文顯然不可誣陳涉首難而四海鼎沸秦之號令不行於關外四年所天下已非秦之有矣賈生乃言天下非小弱不亦悖乎

論劉項率諸侯入關之師說已在前列深謀遠慮如留侯酈生范亞父等殆非九國之士所及也至於行軍用兵之道則劉項傑出乎千古夫九國之士豈足與較長短哉又如黥布彭越等猛將如林九國固無其比也抑入關滅秦者劉項也非陳涉矣賈生乃舉陳涉而比擬於九國以立論竟沒劉項是為大失策是故其論如可聽而一失事情耳項羽率諸侯入關然沛公先自武關入不道于函谷也函谷則不攻而服耳項之破函谷乃劉之所守非

秦守也故秦之滅不得以函谷之險立論也賈生之
空想乃據作論亦為大失策

右所議十餘條猶是末節細故縱令失事情亦有可
諉也至於結末二句乃一篇之髓腦矣於是不得其
情則全篇廢矣豈不可惜哉蓋上文以成敗異慶功
業相反發論而未以仁義不施二句結之是必一施
一不施者而後可也夫孝公以下七世未嘗施焉二
世亦不施焉其不施一也則成敗異慶功業相反之
理果何所歸着也至於攻守之勢異尤為不可曉矣

蓋九國仰闕攻秦則昭襄亦守也陳涉以疲散之卒
攻秦則二世亦守也其守一也而成敗異慶功業相
反者果何故也凡用兵之道攻者不必勝守者不必
敗勝敗不因攻守明甚賈生乃以攻守之勢決秦之
興亡烏可也哉縱令其言與事實符合亦難為通論
況其情如此者乎或曰此以始皇四出討伐與二世
自守言之也曰否也一篇議論正於九國攻秦而不
克與陳涉攻秦而滅之則結末不當舍昭襄而舉始
皇以對於二世也苟舍昭襄則亦當舍九國攻闕之

事即舍攻闕之事則二世亦嘗命章邯出師破周文
十萬師于戲下轉戰皆克逐誅陳涉又襲破殺項梁
于定陶是二世亦難為守而不攻者所謂攻守之勢
者卒無所當也噫瑕疵如斯而古今傳為名文者何
也蓋序事明暢辨詰雄偉發越鼓動筆下風生明珠
走盤使讀者滋味津津舞之蹈之自不覺其瑕疵也
已豈亦非文之妙者哉學者師其善者而捨其瑕疵
可也切勿傲聲以為美也

過秦論三篇而是篇尤顯故今獨議之餘篇瑕疵類乎此
可例推焉

東周議

幽王嬖褒姒寵伯服而黜申后逐太子奔于申申侯
興師與犬戎伐周殺幽王周於是乎亡矣詩曰赫赫
宗周褒姒滅之此之謂也既而申侯與周人立太子
宜臼于洛邑以為平王是周之遺孽徒擁虛器者非
遷都之類

申侯無代德亦非誅暴救民之舉特以忿狎興師啓
寇戎為妹甥報怨泄憤而已則幽王雖無道而弑逆
大罪申侯不獲辭也是役也太子蒞師與否史失其

傳假令不泄為後來不能為君父討賊反為弑逆人所擁立是太子亦弑逆之黨也嗚乎弑父弑君之人而欲以紹文武之業行周公之禮樂不亦難乎其非能興復也亦宜矣

管晏諸人以至于孔子皆周之陪臣也故平王之無道莫敢覈論而周蘄之微弱尚有推戴之意是之謂君子之忠厚矣後世之人習聞其言而不深察其實以為時運然也每以周人之心為心未嘗有聲罪於平王者也是亦非思之甚

或問夏四百餘歲殷五百餘歲而周獨八百有餘歲豈文武之德有踰於前代而然邪抑成康之治結人心之深邪將周公之制作維持之固也予曰不然周之有天下僅三百餘歲矣其祚實短於夏殷也時亦有幸不幸耳不必因祖德之厚薄也其平王以後五百餘歲是亾周之餘喘而虛名矣非有天下或又問雖曰虛名而緜々不絕如斯亦前代所無豈非祖德之餘烈乎哉曰非也夫東周之緜々因世無代德也已世衰道微聖不興昊天之感命無所屬是

東周之幸而天下萬姓之不幸也周公之營洛邑也
蓋曰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也然則東周之繇
非周公之志也非周公之志則非文武之志必矣文
王陟降在帝左右其何心忍於五百歲生民之塗炭
而獨祈吾子孫之繇乎哉

唐氏廟議

唐宜以高祖李淵為祖太宗世民為宗此實當周之
文武而百世不遷若禘祭高祖正東嚮之位太宗以
下序昭穆可也獻懿二廟及景帝世祖實當周之先

公親盡則遷愷令其追尊亦大王季之等耳與先公
一類

唐人以李淵之祖父為太祖是大失禮意其他無可
論已諸儒集議雖終定太祖東嚮之位屢以善於彼
者卒不能得禮之正也蓋以所謂太祖非其人耳
唐人尊太祖以始封似也然封建之世始封重矣郡
縣之世則至輕凡隋唐諸臣或以開國郡王為郡守
為縣令或為大府之參佐為裨將別校不亦輕乎王
爵且然况公侯乎安得以唐公始封比擬於城郛哉

且封國皆虛名唯受么麼祖穀於有司而已矣其得
臣一民乎哉又安得稱基命受命哉
唐人推始封景帝為受命之祖者有因而托也蓋李
淵之稱帝也嫌於篡隋故托始封之祥瑞而炫耀昊
天之眷命以自說於天下也已
李淵升帝位即追尊祖考於禮無所失猶周之追王
於大王王季也但其儀猶有未正者此後王所當改
定亦必俟李淵親盡之世方可
李淵之世祭獻懿以下四代禮也既祭焉亦必追尊

焉豈得已乎哉雖周公之追王亦然但其不得已而
制焉自會乎禮之宜而合乎人之情此其所以為聖
與即可得已也周公固弗萌於意矣假使周公生於
穆王以後而制禮其不追王於大王王季也必矣學
者徒尊信周公而泥於中庸之篇以追王為古今大
事天人正理弗可寢易者而不知時宜此輩豈足與
譚禮樂哉安得與於制作之說焉
李淵為帝當追王者唯四世矣即末帝之時當祭之
親庶帝與公異等而四世之親無異也故祭者追王

之不祭者不追焉是周公之意
李淵先世無可攀為太祖者猶漢高之特起矣若魏
武晉宣亦畧同但有既帝未帝之異而其實則一矣
故曰李淵為太祖可也若李淵親未盡之世祿祭虛
東嚮之位可也當時之人乃欲強攀遠祖以擬於稷
契烏可也學者不辨於時宜妄言漢魏不足法必師
殷周是猶纒裘而章甫適足使人掩胡盧矣

復讐議

復讐古今之通義元無容疑也然唐代廟議紛紜輒

論其刑辟注之失理唯柳、州之議畧得其統而有
未圓今且條列詳辨之凡復讐其本起於兩下相殺
者也或爭奪或忿怨及其曲直皆勿問唯以相殺為
罪也律曰殺人者死當其時吏者捕而誅之可也而
吏不之罪使保安其屋是吏之負也死者之子能殺
之吏則謝之可也烏得而罪之若殺人者逃亡弗獲
亦吏之負也死者之子能奔走尋跡斬逋誅者吏則
賞之可也亦烏得而罪之抑殺人之賊逃亡弗獲或
殺人而弗忌保安其居皆王政之不綱矣此亦天子

之負也若有能誅殺之者天子則謝之可也亦烏得而罪之是天子與吏皆有闕而復讐之子能為補而完之耳何罪之有

復讐別是一案矣既曰復讐便非兩下法官輒欲據兩下相殺之律非舞文而何議者又不問當初相殺之兩下與否而繩復讐之子則必以兩下為言此亦惑矣

兩下者謂彼此位齊同者也譬甲乙皆良民甲殺乙是兩下相殺也甲既殺乙便是罪人而失其本位矣

乙之子報殺甲是良民誅罪人也烏得稱兩下哉如百姓追而殺盜雖有舞文惡吏不能入之兩下之律同為王臣而祿秩不相復又無統監之分者亦是兩下矣一旦獲罪喪祿秩者便非兩下侯國視之若殺人逃竄者身負罪戾而無祿位雖庶民殺之亦非兩下况死者之子報殺之乎

議者所苦專在於不誅復讐者其子孫轉相讐殺無終極而已矣此不知立法設禁而欲妄殺不辜也議者皆言孝義不可弗恤而三尺之法不可曲也斯

言似而非矣蓋律條有殺人之文而無復讐之法是漢魏以降復讐之法未設也故雖不殺復讐之子而於三尺無所曲也亦無可曲之法耳議者駮復讐入于殺人大失準亦舞文之類云

凡歷代議定律令必在於王者興大亂始定之時也則天下之人多讐怨動相報殺故殺人之法不可以弗嚴當是時也未遑乎恤孝義之子也其亦宜矣不定孝義復讐之法者後王之過耳

唐朝固有嘉子之孝義而不之誅者然猶言貸死也

原死也或流焉或竄焉夫貸與原是未減有罪之名矣流與竄是懲治罪人之辟矣夫復讐之子元無罪也安得未減焉又安得懲治焉蓋世俗之論淪於人之骨髓故雖有明智而不能瑩徹雖有美政不能脫酒可憫夫

吏用法殺人此為公殺縱令輕重失準亦無奈之何已大吏以其私殺小吏守令以其私殺部之民此為私殺或假公行私法若無所由而情入于私殺或下吏傲慢觸乎長官之怒以取死之類多在公私之

間並與兩下相殺異科而事有輕重情有淺深故子
有可讐為者有非可讐為者非可讐而報殺為是罪
也不可謂義故兩下之外不可立一切之論並臨時
權之可也非得與於復讐本議
凡在於人之上者自有生殺之權然後足以使其下
耳上下相承頗有君臣之分故殺下人未可以為罪
也乃有相報殺尤當審處之蓋彼此之罪互相為低
高如確彼有罪者此則無罪若徐元慶事該者宜先
明趙師韞殺其父之公私可讐與不以定元慶之功

罪也苟有罪便非復讐誅之可也若其無罪而孝義
矣則天子與吏賞謝之非違復何原貸之論議者舍
其本而爭其末故其論卒不得歸着焉猶不識其病
而強欲藥之也非可得已
唐史唯稱元慶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而不狀師
韞殺之之公私故爽之有罪無罪未可知也爽之罪
不可知則師韞殺之之是非亦不可知而元慶報殺
之當否卒不可知也柳州之議畧言及之而皆假設
虛擬矣蓋事在於數十年前而不能得其實耳

要之吏者非理殺人是得罪於天子宜伏于鈇鑕者
偶事不發逋於誅而死者之子報殺焉是吏獨有罪
而子與父皆無罪若此者逸合于復讐之義矣若夫
驚民俠客犯法陵上皆罪人也各以其罪罪之可也
不得以復讐論焉
湖民為京人所殺其子追而復讐于京之市京兆之
吏捕而詰之曰子復父讐可也然汝何非豫告敢白
日殺人囚曰昔年京人追盜殺之湖中非豫告也而
不被刑辟敢問何故吏曰追而殺盜恒事耳非豫告

者恐失盜也亦何怪焉囚曰今京人竊吾父之命而
逝故小人亦追而殺盜也君何獨怪於吾非告也吏
不能詰謝而縱之夫刑獄固有假輕比以斷重辟唐
之議者蓋假殺盜之律以斷復讐之辟哉竊貨輕罪
也殺人重罪也今人殺輕罪而吏非詰為殺重罪則
必欲償死不亦惑乎
復讐即償死也官不為償故子自取償已帳既清矣
法官乃欲更以子償讐是二命償一命其義不合猶
春地氓之沽甕也愚亦大甚議者依違未嘗以法官之

言為無理則亦愚已蠢氓沽糶于市取之半昏去而
復來曰糶小不中用請易其大者市人進大者曰直
倍于前氓曰恰好還小取大肩而出市人跟焉曰直
倍矣子胡不增錢氓曰向者汝不受半昏錢耶曰唯
今者不還半昏糶耶曰唯半昏錢半昏糶不合為一
昏邪非顧而逝市人唯唯終不能自釋

浚河茅議

淀河之患不特決潰漂沒又苦漕運難通而其害並
起於沙土壅闕也蓋其行水不急流勢緩漫平時沙

土填滿底高水淺船不得行縣官於是乎有撈閘常浚
之役糜財力不貲矣撈閘者就水中撈杼沙土以開水
道委蛇隨水勢僅足通漕運所撈沙土自成岸而不
遠移一歷雨水減漫如舊前功皆廢矣常浚者蓋以
撈閘不耐久故日掘載沙土棄之海濱也宜如有益
然塵之數十百艘所載幾許半載之功不足減十里
沙土一尺也乃遭夏秋大水沙土又大下前功亦復
廢矣猶飯上逐蠅隨逐隨聚與撈閘無以異已徒費
金錢而姦弊弗可防焉浪華諸港亦沙土壅闕商賈

失便所恃榜開而已輒被常淤之弊勞費倍于舊時
海口壅澗失便尤甚潮汐所注或翻淺於中河至有
深僅二三尺者海船失潮注不能入港俄遭惡風
敗績立至皆沙土之害也並四十年來之事云或曰
淀猶淤也水勢散漫沙土所聚故命以淀疏濬之勞
自古以然是則水性不可廢焉舍之可也斯言有理
然吾聞之河旁之民居山崎之下者曰吾舍四十年
前堂上立墻端而望僅見牆梢今也坐而見帆之半
如此則河底更高數丈矣河底既高則隄防不足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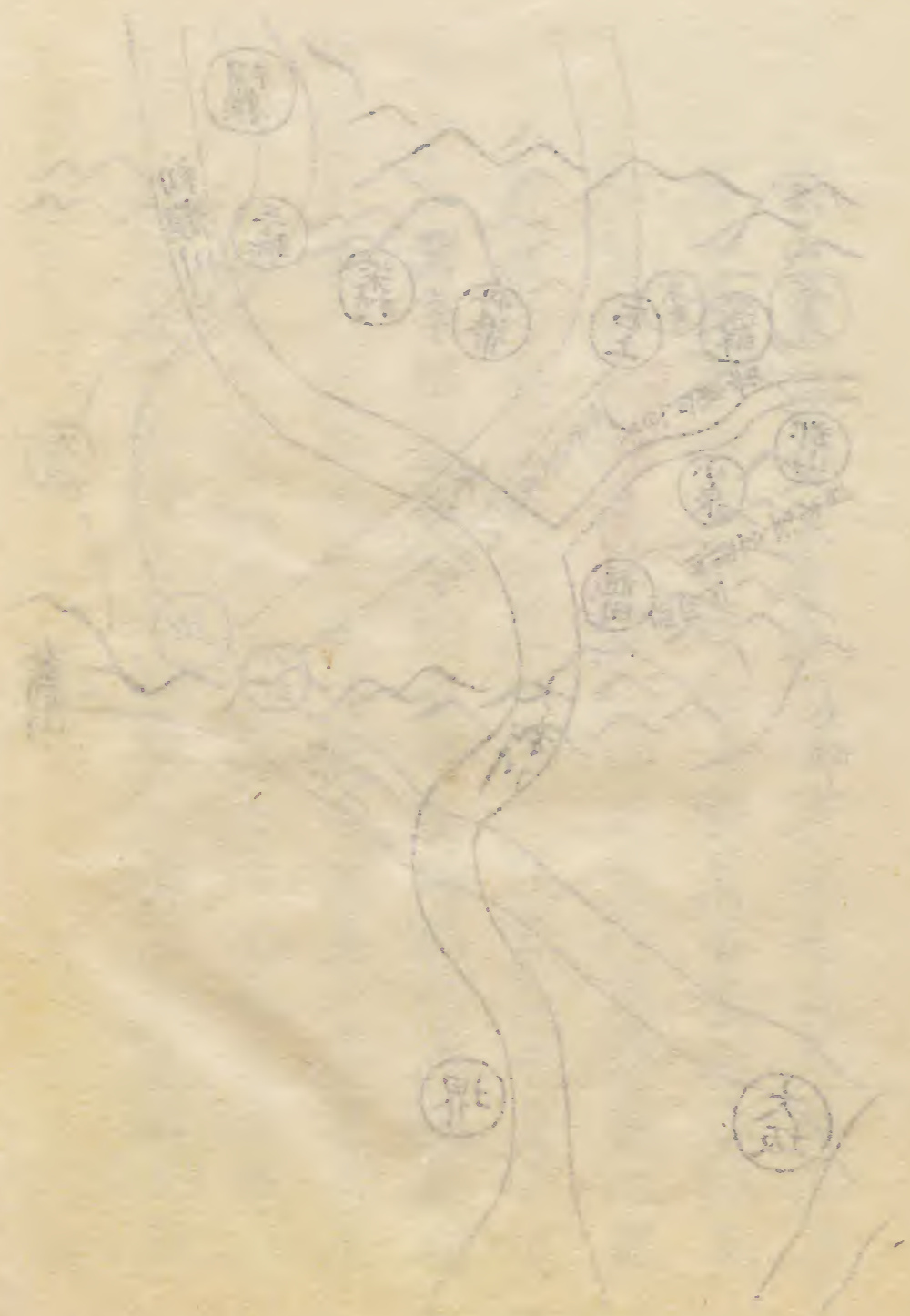
大水不得弗隨而增築焉新築之隄易壞而延袤十
里功力難周備所以緣河之民為魚者莫歲無之豈
不痛哉自今以往河底歲益高則害歲益深也更歷
四五十年河底更高又數丈矣自不可弗廢革其法
也蓋水性今猶古而河底則異乎古後五十年又與
今異必矣乃諉之水性不圖廢革非謀之良者也故
吾訪問而獲焉者詳筆之以告來者詩曰載馳載驅
周爰咨詢吾以分使人之勞也
兔道川會于桂川為淀河至淀城西木津川又入焉

淀河實三川之會也其他小水不足論耳桂兎道皆
清流無淤澱之患唯木津一川平時黃濁夏秋大雨
必黃流暴漲其水又大於桂兎道故淀城之下至
海口每苦淤澱兼有衝突漂沒之虞皆木津之為也
淀城之上亦非無暴漲漂沒然因下水不利致上水
濫溢者十常七八故其咎每歸於木津云
木津發源于金峯會賀勢諸水為名張川南京之
北鷲之南有木津邑過之為木津川而西北五里入
于淀河也然木津之上皆清流矣唯木津之下其土

黃墳故淤澱之害者生于斯五里間也則疏鑿之議
將於此乎有焉蓋木津之南有大和川西南至于堺
入于海距木津四里山居六之一高者數十仞可鑿
而通也山南有渠可疏而廣也排木津達于大和無
難者則淀河永免於淤澱漂沒之害而清流日注焉
非浚自深乃至諸港海口亦無壅閘之虞舟船得便
特大焉是役費功夫在四里之疏鑿及下流增廣隄
防而已矣無佗擾亂乃一勞而永逸豈不美乎或曰
鑿山難施功費亦廣矣如之何曰然昔歲豐國有鑿

山巖通洞道者狀如洞而長半里廣高可連騎而行
 特用一夫之功三期而成是中千夫一日之功矣夫
 鑿山雖難而易於造洞沙土之山又脆於磐巖姑不
 論焉廣長倍彼加以畚梏之勤役千夫十日俾有
 餘靡不足由此推之千夫百日掘開隄防諸工可完
 矣乃移常浚之費充之亦易耳所鑿土石轉充下
 流隄防之用於事兩便

此乃北首者其地甚高木石之產亦多而西向之山
 亦甚高其地亦甚高其地亦甚高其地亦甚高其地亦甚高





萬鍾辨

物徂來量考曰孟子謂辭十萬而受萬說者謂
十萬者十萬鍾萬者萬鍾也則十萬今六十八
萬九千八百四十石餘萬今六萬八千九百八
十四石餘孟子之時齊雖大國必不然矣以原
憲九百斗孔子六萬斗例之則當是十萬斗萬
斗十萬斗為萬石今八百九十八石餘通一歲
為一萬零七百七十八石餘萬斗為千石今八
十九石餘通一歲為一千零七十七石餘則客

古曰卿與授室國中其祿於事理當然耳祿秩言量
者皆為月俸故周禮廩人職及漢祿秩皆以月
算其是古法也後世日本乃有歲祿學者徂以邦
之察是以言之爾
量考之謬誤不堪枚舉然此其尤者故畧指擿焉以
示蒙士蓋授祿給俸自是二道矣若中下士廩粟者
月給之故用月算固其所矣乃舉一歲總計而算之
亦何不可之有漢制宰相萬石九卿中二千石以至
于百石非歲計而何量考固載之曰中二千石月俸

百八十石今乃言周漢皆月筭是不可曉者至於授
田命邑則一授之後有司不復相關每歲租入任其
主所取矣夫廩人氏何敢從旁逐月筭之縱令筭之
無所用已安得不以歲計為稱哉但來前文言斗古
不以為量名但見註家言乃移秦漢制釋古量耳今
乃欲改萬鍾作萬斗何也且養弟子以萬鍾孟子固
有明文何族釋者之言彼獨未之睹邪何謬迷至于
此哉

古田畝穀祿稱鍾石並粟法矣但來謬米法筭之於

是其數增者殆倍矣又謬以全地收穫之數為租入
之計而更增者十倍矣又謬慶歲計為月筭而復更
增者十有二倍矣積此三增穀數不堪其多比之本
數殆二百倍矣彼雜謬迷豈特作此倍數以自苦哉
蓋彼元疑於舊說不合時宜因自肇萬斗之說而訂
之其數至少乃用月筭濟之尚未足更以米法筭之
俾得完其說已此非有左證而妄以知古嚇人尤可
憎

鍾者六斛四斗是萬鍾六萬四千斛當今五千七百

四十餘斛無他說十萬做此無他說孟子之時井田
既壞戶極未立則授田祿何所稱呼哉其必用收穫
多寡料土田廣狹畧如今時之制也大抵三畝收一
鍾則三百頃得萬鍾是在古為三十三井有奇之地
在漢以下為二百六十餘戶之地若付稅一則得千
鍾為粟六千四百石為米三千八百餘石當今三百
八十餘石矣縱令什稅二三亦唯倍蓰焉耳其數不
為甚多十萬鍾則十之什稅三則當今一萬一千四
百餘石周制百里之君所食為三百二十井與十萬

鍾地差十餘井而已夫萬乘之卿與百里之君其祿
相當尤為稱也而與徂來所筭十萬斗數甚相近不
亦妙乎

叔獲之數李悝稱畝石半者舉下等也其上文云一
夫挾五口可徵已然則中等二石餘上等三石而後
為相稱也若夫古所謂畝鍾之田者膏腴之極耳不
入等矣今斟酌其中姑定為三畝一鍾暗與李悝之中
等合石則有解此不贅

井田之壞為欲多取耳孔子之時魯已什二若孟子

之時世益下則什三必至之勢也猶恐不止於此已
雖未睹明證姑据什三布筭用論其世云

附考

按晁錯曰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是似大寡仲長統
曰稼穡之入畝收三斛是似大多管仲曰中年畝
二石一夫為粟二百石是似得中數畧與三畝一
鍾合右並粟法矣本邦田收概為一町十石是米
法矣正與夫一畝三石者合本邦之沃饒蓋加於
夏土數等按大寶令曰段租稻二束二把註曰段

地獲稻五十束束稻春得米五升用唐量也由此
推之一町之收得今量十二斛五斗有奇矣然則
今概為一町十石者每有餘而無不足耳況今耕
耨之巧糞溉之利人力周備惟倍古可也未得用
此率夏土之古昔焉

原祭

祭祀之理古人所難言故其言之不明晰唯論
語祭如在一語包括無餘矣設令鬼神實未而

在焉復何用如為彼實不來焉不在焉而我在
之故曰如也不在而在之愛敬之道盡矣戴記
所稱說有粹有駁學者擇焉而不精注之荒唐
其說而流於恠誕余甚憫之今據其粹者連綴
成篇欲用作如在註脚然其言之不明晰吾未
如之何已學者深察焉庶或獲之昔歲湯之山
有老猴病下山而卧于巖側人多注而觀者衆
猴抱果而饋焉噉水而哺焉非食則環而啼及
其死也益饋焉積果沒頭捲樹葉而盛水真于

其次視其口含果五六枚口吐而不合云嗟乎
猴其肖人乎哉亦可觀祭祀所由起矣故曰祭
出於人情之不可已者也

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
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
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
也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
怵而奉之以禮致其誠信與忠敬明薦之而已矣不
求其為此孝子之心也

以上祭統孝子將祭祀必有齋莊

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脩宮室以治百事夫婦齊
戒沐浴奉承而進之洞之乎屬之乎如非勝如將失
之以其恍惚以共神明文庶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
之志也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
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
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
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齊之日思其
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之
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

三

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
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
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惡
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以上祭義人死斯惡
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紋衾設萋翬為使人
勿惡也始死肺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
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為使
人勿倍也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
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

乎以上祭之宗廟以鬼享之微幸復反也以上齊明
盛服以承祭祀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以上
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堂直祭祀主
索祭祀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
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以上唯祭祀之禮
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主人自盡其敬而已
矣以上
特性

愛茗說

履軒幽人有酒隱几睡穩汨然而寤弟子奉茗引甌

一飲泠然善也顧弟子曰我唯酒之嗜茗非吾所好
也然獨有愛於茗者愛其性與我相近已夫茗生於
山林幽僻者為佳首采造得齊而器泉烙煮不失其
宜則天香天味非復人間物其淡似道其苦似介其
性全也性尤憎銅臭一與此遭勃然顏色發紅香味
都廢其於鍤及黃白也亦竟未能相容也唯土釧沙
鼎此與相親可謂有君子之操矣若夫縹塵泡服者
既與銅臭黃白無忤而最宜於鍤其性離也之子唯
宜遊於區貴之門矣我非不甘其味而所愛則亡矣

今世大人稍嚮學者聞高人達士之風必欲招致為
虛懷樽節罔罹周密無所不至及其得之也輒枯
之以斗升之祿桎之以猥瑣之職使其屑焉冬日
揮汗將以鑿其名利之竅也且日接以苛禮諷喻諄
諄冀其卑諂容媚浸習於俗吏之態也則其高與達
既喪矣其復何為哉是猶煮佳茗以銅鑪而欲饗其
天香天味也不尔難乎

無求說

凡人之瞻視急驟語言動作卒然者皆有求於外
而未得者也外也者非吾之有其得可必乎哉不得
而非輟其為患庸有窮乎是故眉未嘗信色未嘗和
呻吟如囚寒往熱未如將不能終日者或以此沒其
身可憫夫人能反是心用自求於內則所求必得而
足以懿其躬矣詩云自求多福此之謂也谷川氏之
子裕幼從余遊既長余字之曰增乃其業日進而月
增駸乎未止也余乃更字之曰無求無求者非竟

無所求自求於內而已矣。蓋德足於內者，自不求於外，智不騖於外者，乃能嚮于內，自然之符也。善乎管敬仲之言曰：「裕德無求，吾以其增之多也。」遂以此期焉。今夫醫之華服修飾，邊幅巧言，甘辭禮教，屑然者，皆術不足於內而強要精者也。術苟足矣，或慢辭焉，或狂騖焉，自適其性而名利不入其府，頗以此獲毀於世而弗悔焉，以其無求也。世乃又有假慢肆偽，狂騖而禮教屑，其心者是則無求之求而趨捷徑者，可憎之甚。裕為醫教世矣，則亦取譬之不遠者。

不達軒記

裕也無求於世者，而題其楣曰「達庵」。衆則哄然嘲其不達也。裕也聞之，蹶然而笑，因榜其後軒曰「不達也」。蓋達與不達，從衆之所目而非校也。豈衆所謂達者，彼不能達焉，而彼所謂達者，衆不能識邪？然則彼自達乎其達而不達乎其不達，謂之達亦可謂之不達亦可。夫名者實之賓也，循名而信實，則天下之鑑，千兮萬兮，莫不天下第一矣。以賓疑於主，則華陀扁鵲亦聾瞶跛躄，支離與今人食梨或稱無果，或稱有果。

有無任人言而其冰肌消於齒間而香液溢於輔頰
浸心胃者未嘗有寢也故裕之言曰人呼吾曰達吾
固應之人呼吾曰不達吾亦唯之而吾無與焉裕乎
其進乎道

埋飲器記

凡軀之所出唯唾涕為清矣今以唾汚於人面有不
愠者乎或以涕霑於人袂有不惡者乎哉況下於此
者乎然則軀之所出果無清也獨河大郎崇奉紀國
公飲器埋而樹之以為其榮何也公宗藩之雄而賢

名施于四海天明癸卯之二月朝宗途徑于河大之
門公先有疾駐輿入于河大之門而淨手河大不知
其由惶懼伏地公去命左右賜金某飲器則棄之飲
器用竹筩嗟公之賢位望尤重如河大者雖欲奉贄
執謁豈可得哉乃入其門親委軀之所出者則河大
之崇奉不亦宜乎漆園子言道在屎溺豈謂此之類
邪河大名保穩以河大郎著

永正刀記

備工祐定者相繼十有餘世以至于今而其永正年

製者尤有名云此刀瓦街軍器鋪西村氏之世寶也
西村氏既多所蓄而特寶此刀也非謂其能斷犀甲
斬鍔幕也蓋元祿年間嘗有一老人來沽瑣被十五
領囊金不充數乃折此刃也問其居則高津衛油傘
者云是冬赤城四十六士有復讐之舉其第三名原
宗右衛門元辰乃油傘翁也昔時寢名姓而竄伏焉
瑣被即此役所用耳嗚呼是舉也實曠世偉事人無
智愚莫不欽仰則西村氏之寶此刀也不亦宜乎刀
長二尺欵具予既詩之隨為之記俾其後世弗忘焉

其詩曰

赤城萬古標炭漆不足論匣中三尺霜長照烈

士心

華胥國記

華胥之國幅員至小亦至大小之則塵容膝矣大之
則包乎宇宙之外國之王曰我玄冠鳴佩璆飄然
杳之焉獨版不道之道誦不言之言行無體之禮奏無
聲之樂以施無為之化而臨無形之民於是乎無德

之德洽于域內無譽之譽溢於四表而弗與焉至矣
哉視之冥乎弗見聽之聞乎弗聞玄酒大羹之味特
在周其蝶之交已專之則止贊曰
無懷之民葛天之民猶因非而見是按危而知安
至於無是非無臭無臭無聲甘然自悅者其唯華胥
之鄉乎

顯微鏡記

立法制器易道之大用顯微闡幽聖人之極功有斯

二者而可以窺造化之妙者豈宜以奇技淫巧比焉
乎哉蓋西洋夫邦有顯微之鏡其尤異者罕傳其或
傳者亦損壞不備云浪華服永錫好學有巧思嘗倣
其法而製焉意度揣量以授玉人玉人所不能輒手
親攻之既成大備有出藍之稱其制畧而言之如架
上倒植千里鏡從上窺下也其高尺餘紫檀為首圓
徑可寸窺孔在頂而嵌玻璃鏡皆如千里鏡捲厚紙為
腹裹以鮫皮圓徑三寸腹如仰盒可抽而伸縮焉腹
中藏一鏡腹下垂一管為尾尾端嵌一鏡設螺纏可

抽而換爲一號至五號別有超群并六或厚或薄而
圓殺之飽餒皆不同夫腹之伸縮者視尾之飽餒耳
蓋此器之巧顯在于此也腰下施金脚三承以圓金
版中鑿一孔是爲中架中擎金盤二盤平而複中鑿
小孔別用薄象筒孔而鞞雲母二片實所視微物於
雲母間以橫挿于金盤孔與孔會中架之下又施三
脚承以圓木版中側立一鏡上與金盤直機轉而俯
仰背以水銀承日光遞耀于盤孔中架上別立一機
鏡不背透日光斜射盤上則盤孔微物上下得日光

而明瞭以映乎尾鏡遭圓殺而其影則大矣辛丑之
夏予訪永錫氏請閱焉初視蟻蝨蠅蚊蚊似蜂而大
繩乃如爵蝨蠅蟻蝦鼻目爪毛極淨獰蟲一足一爪
蟻乃二爪蟻旁有屎大於豆是猶用尾之第四五號
其影小者云既而換超群視蠅頭以其影鴻大不可
全而視焉故析之也然猶僅覩其四破之一搖曳之
然後能悉之大抵超群之鏡視分如尺是百倍之數
矣超群永錫之創意特其自珍者也蠅頭上之紫猶
帽也非頭質蓋蠅頭其實皆眼也猶蜻蜒眼然紫帽

蒙之帽端乃微露眼光前挾鼻而下後匝乎項細長
圍繞旁際模糊而不見睛矣紫帽紋理縱橫凹凸如
茶馱之霰文并然甚整凹處耿如有光豈眼光
亦透于此與又視蠅嘴起于口下本大而中小屈曲
伸縮其末則博紫黑而漫文輪菌如芝大於拳蓋嘴
之用猶匙也取食而輸于口者末兩角如虛筥而薄
膜蒙之不如何用豈噍水漿而注于口者與有毛數
十百根可以知其非飲入于口中者矣鼠之髦紋皆
橫輪乃如其尾大小亦相若其豪亦如之山茶花藥

之黃粉栗然如麥粒而大中有縱理粒之齊同是皆
古來博物家所未識者餘不可勝論焉夫蠖與蠅頭
所以喻乎細小者今乃其大如此奇哉巧也其離朱
我乎抑亦可以觀於天工之精矣嗟乎吾獨非得持
此縱觀於觸蠻氏之塵戰乎哉是為終世之憾

是日所視他物附記于此蠅翅長可二三尺其
本斷處槎牙如披木枝狀翅骨縱數條其上皆
有毛全翅細紋如網亦皆有毛上頭有豪狀如
江魚之鬚蚤之股有瘍膿血淋漓蛆生於其間

而蛆之鼻目亦歷々然可見矣余時鑷白鬚長
不滿二分視之其本勾曲如蠶冬根搖曳久之
乃覩其未斷處蓬々然如束數十莖者時有細
文印方寸刻赤壁後賦其細可知矣乃挿而視
之紙粗如氈毼而橫兩朱畫如腕大不知何字
之偏旁也換第四號乃能覩一字也

樂甌記

昔日豐臣氏之霸天下也猛威震海外豪華陵古今
至於一遊一豫莫不豪也若北郊茶宴亦其一也預

下令海內曰徂素農商遠境遐陬諸好茶者皆以十
月來會焉若不與於北郊之宴者終身禁操七筭若
有犯者刑之無赦及為之客者同罪於是遠近磨聚
烏林中肆筵獻茶者無慮數百人籬落蕭洒各競幽
趣亦召而賜茶迭為賓主窮歡十日茶宴之盛極矣
浪華西村信行家藏賴甌蓋其九世祖乘運以商家
與於斯宴而用獻茶者此甌也故銘曰北郊是樂長
所製長當時妙工今人珍之如拱璧然唯此甌真可
稱家寶矣

天樂樓記

幽人蓋無地起樓臺也乃棲斯樓也鳩之鵲云明窓
淨几焚香對碧山風雲星月旦夜而獻媚鳴鳥飛蟲
傍檻而上下幽人終年怡々甚適也凡幽人所樂皆
天也非人世所有矣天不可共語而人弗得與聞焉
故其樂不出諸口而不上諸筆獨韞不言之言永藏
于斯樓以傳於匪人之人百載之後有壞斯樓者其
必聞鐘磬之聲

偷語欄戒約

幽人喜偷語而未死蓋以其非民主故也清風之夕
明月之下凡執觚從幽人于斯欄者非商即醫非僧
即茶盡雜執若農兵士則屢々乎今商之不偷者曰
何以糴賤糶貴節衣食增藏蓄督負債避課稅醫則
曰何以活死起困盛致金帛以嫁子娶婦以業子孫
僧則曰何以聚徒勸化以糶龕塗楹修葺門屋茶画
雜藝則曰何以中時好結財主農則曰何以廣田積
穀清租課備水旱士則曰何以多借金濟國用以增
斗升之祿而膺褶袴之賞是皆語之不偷者而幽人

所厭聽也噫惡能以蟬螭之軀而頓眉揮汗為之謀
主哉今則今矣明付之明偷諾酣歌陶々然嚮之為
日々如之以適我性者倚斯欄之業也業與衆異而
未嘗無所業也故衆之賓于斯者不可拜姑舍其業
而助於主人之業也

大畜堂記

大畜畜之大也天在山中畜不亦大乎凡物畜然後
有施畜之小其施隨小畜之大其施隨大今夫萬頃
陂塘其畜源泉也厚然後下流灌溉可得而言已苟

拜畜而施焉其涸也可立而泣矣山中子厚好學篤
實不敢輕自用有老成之風類乎知畜之方者乃自
命其室以大畜謂余記之余曰旨乎子之自命也畜
而又畜斯謂日新日新不息其大如天則其施豈可
測哉或曰子厚素封之家縱令能畜其施幾何所謂
不家食涉大川矣取乎子厚之堂嗟乎斯豈知易者
之言哉夫易變易也邦之與家其致一耳農賈之家
亦自有大川亦自有顯晦豈必褰裳蹈波然後為涉
哉豈必戎冠纓纓然後為顯哉子厚則當方畜之時

也乎異日其必顯而施焉涉大川以驗畜之效哉吾
將刮目而觀焉

烏有園記

古者為園必擇於樹之尤大而美花實者為園主培
壅有加焉他小樹安排布置在兒孫行也迨主老不
花則伐為薪其間歲月久遠小樹皆已壯大矣有可
代焉者擇而代之然舊主根柢深必有萌蘖之生與
新主爭壤頗勞錢鏹而後定是以亦有用盆樹者園
主必盆焉老則斥之更盆新主盆樹亦有不可者何

也盆樹易老而園中樹可以代者難遽得故也於是
盆樹亦廢矣是園務之大畧也有一人治園用桐為
園主幹大而根深其實甘芳其花尤麗香聞乎四外
是時園中舊小樹八百餘株而新栽小樹及桐之實
墜地而生者又數十百株矣園大有聲既而桐漸老
又遭水潦而枯矣其根柢萌蘖于東南者委萎不足
觀焉主人更求主而園中無可者仍假名于蘖其舊
地潦退而榛生焉花實無賞而根柢繁碩蓋以地偏
于西北受天陽特多也南牆之外有荆穿牆侵入焉

占地多芟除之而益茂當是時新小樹頗有茂盛者
曰檜曰楮曰樺其他新舊小樹並皆萎瘁以死以其
根柢遭逼蝕也夫花樹亦大抵有年壽期至矣雖本
根未死而花實不能有復壯於是乎有接樹之方檜
已老矣乃接以棟枝而復壯楮之衰也折而為三接
以棹接梢之枝而亦皆壯矣樺獨老而猶存以其牆
角磽地無與爭壤者故也荆者自外入根柢尚壯而
榛最壯爭壤至疾乃與荆檜六樹相讐而園分為七
矣又數十年六樹益老榛亦有衰容乃接以柶枝而

茂盛倍舊逼蝕六樹竟斃之滿園榛穢會主人寢病
不窺園久矣既愈觀之大愕遽鋤而棄之乃植樸以
為園主不復雜他卉其小樹皆樸之種生云花實雖
不及楸而其愈於荆榛也遠矣樸老代之以接以楮
並有花無實花亦不足觀已楮之光園分為二遂為
七各有主而夷果每占其半不足紀已其後也復合
為一其主之者曰槲曰糖曰棕皆遞相代者棕者椽
也槲之衰也夷果自北牆侵入焉復分園主之曰椽
曰楮曰柶亦遞相代焉柶益逼蝕棕株穢其萌蘖遂

擅園枿光代之以棚棚非夷種稍為改觀棚枯矣夷
種復代之曰精精似冬青樹無花無實但翠葉經霜
雪而不彫故謂精云
光場氏曰花樹宜慎愛護培壅尤不可怠焉不則霜
雪旱潦之交攻中折忽諸然特培養之力謂可以益
其天壽者非也委命于天而廢培養之功者亦非也
惟善愛護為盡培養之方以終其天壽斯為美焉耳
贊曰仲尼之後無達者三代之裔無興國凡物大盛
者一廢不復振焉和夏皆然豈天地間自有斯一種

理邪將造物者之乘除所以輪換生民之機也總而
言之命也仲尼五十而知為者未必不在此也卯
金氏祖堯而系譜孟浪察其閔五百年基孟浪實為
之福已系譜愈真衰弱愈慘世之以系譜自誇耀者
非自徵衰弱而何有周九百諸侯非不多也其夷滅
固已不族白帝子矣嬰白帝子之牙者唯召公之孫
云要之亦命耳乃以此為召公之餘烈則周公何德
之衰也後世即有召公之孫其人者其可不為寒心
乎若宋襄之圖霸甚弘之興周不知命之甚適自速

禍而已矣可以為戒

扶桑匣記

凡物吾鄉獨有而他鄉無之者惟果瓜蟲魚之微莫不誇張自榮人情然已况於千萬歲舊物聲溢于海外錄於文史而播於歌咏者乎吾邦可誇於外人者獨有扶桑木其蓬萊山而已矣然人唯知誇張乎蓬萊而不知誇張乎扶桑甚可惜也自古在昔景行帝之西征熊襲也紫中覩僵木長千丈實扶桑訪之士人曰聞之故老是樹未壞時枝葉繁茂朝陽蔭杵島

山夕陽蔭阿蘇山帝異之詔造行宮于其側即僵木為陌道群臣直衛者躡木而上下號曰棹橋帝隨而歌之遂名其鄉曰三毛國其宮曰高田宮並存於國史高田蓋此地之舊名也三毛猶言御木也今日三池音緩耳扶桑者夏土之人所遙命為是時其言未聞於吾邦故史無錄而後人亦無得而稱焉聲名之淹滯亦已久矣哉抑扶桑之載于簡冊者莫古於離騷人猶以為尚矣殊不知倉頡造字日在木下為杳在木中為東在木上為杲皆据扶桑以為義也夫扶

栞樟也非栞但遠望之目觀日輪中樹枝扶疏似栞也故猥命焉耳彼又以扶栞為日本之產遂稱我為扶栞之國此邦之人徒承其言亦以自稱而未得其解也不寧唯此所謂月中之桂亦扶栞耳中秋月初升蓋當夏土之正東必睹樹枝於月中又遭桂花之候故強名以桂耳亦不止于此信之險古稱山中有簾木日之夕矣翹首西望見枝葉蓬々然如掃帚者入山而尋之不獲其所詞家多用之亦扶栞也夫東山之信西極之紫道里邈絕似不宜望見也然疊山

峻拔望不失準而扶栞高冲雲霄夕陽顧射之則天氣清明固宜觀已余近獲扶栞朽柢三塊剖為研匣因訪問考索頗得其詳遂定其名號而為之記蓋拔奇竇於湮沒之中以表章於後世豈吾之辟也哉又詩而歌之曰

三才の國を由りて字れり月ありて之を乃れ收むるはたれとひしとつるを云

志のいあふはかも

附考

今筑後國三毛郡三池城外有高泉村田前號高
田者即行宮之舊趾矣凡此左右數里鑿井掘溝
徃之遭朽柢為困今所在溝池亦多涯露柢其本
幹枯株亦在高田今已化作石如小山周迴里餘
蓋樟在上者化在土中者不化也土人固不知
扶桑之名但稱大楠楠樟屬也邦俗混稱焉朽柢
今尚聞樟香削而試之更分明不可誣已土人相
傳是樹在時枝葉暢茂下蔭數里地上無風之時
天自有風轟轟怒號晝夜有聲故亦稱吼楠云近

時豫嶺之人采其海作化石冒以扶桑之名而誇
耀寄遠大舛不足厝於齒牙間
三池者筑後之西南界至海濱厓數里西與吳會
對岸遠近在百里内外彼土之人目力或雖及焉
然日月之光明隱其後徐徐而升彼乃覩樹枝扶
疎婆娑於輪中也必矣海氣又能以遠為近蓋無
容疑
前時浮屠者分高田遺材造佛堂者三其二已燬
矣其一尚存在豐後稱大堂其他民屋小祠蓋不

可舉計
扶桑之壞在於二千年之前而其長大既如此則
其歷年不可測也豈潤於二尊瓊茅之露而啓兩
葉者邪

委奴印記

大凡夏人記外國之事妄說訛傳十常八九亦其宜
也蓋人雖同域而居者地隔千里或聞妄說世歷百
載必有訛傳況海外之邦波濤萬重言語不通書文

不同譯而相語輒升之鉛槧然而外無所考證安能
防妄說史家又弄筆于數百載之後亦安得辨訛謬
哉後漢書東夷傳曰倭凡百餘國自武帝滅朝鮮使
譯通於漢者三十許國國皆稱王世之傳統其大倭
王居邪馬臺國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
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此所
謂妄說訛傳者然翻有可以考信者倭奴是訛文當
作委奴中元二年當我垂仁帝八十六年時尚鴻荒
未有文字何曾有王公大夫之稱哉亦誰能作表啓

脩朝儀哉所謂三十許國皆吾西陸之民以貿易而
往來者其稱朝貢唯委奴一國矣故特賜印綬以寵
異之也蓋委奴人其初亦以貿易而往為乃被邊人
之誘怵而貪漢之酬賞於是乎以朝貢為名轉商貨
充貢獻邊人又為製作表啓以分其利耳得地名必
配以國一地之主輒稱王修飾幫成皆邊人之姦詐
唐宋以降西南諸夷是類尤多可例而推焉夏土天
子固貪柔遠之聲甘受其誑胡敢致詰問焉輒封爵
之以焜耀威德冀其餘種相率來貢也故酬賞每十

有餘倍於貢物矣且若天竺諸國有民不滿千戶者
彼橫行文字何曾有國字亦何曾有王字國也王也
並漢人舌頭自出諸夷皆然何獨疑於委奴之為今
筑紫有怡土郡即古委奴之地矣日本紀所謂伊覩
縣主魏志所謂伊都國皆是茶甌有井戶者亦此地
出邦音可徵天明甲辰之春筑前那珂郡農民墾田
獲黃金印于大石下方寸而虺鈕其文曰漢委奴國
王即千八百年前光武所賜可謂奇寶矣精金良工
無容疑為委無人旁可以徵當時言語矣後來加人

國史亦稱
怡土郡

旁以倭奴為全國之號或單稱倭及大倭小倭之類
並起於魏代甚者用入于封爵如親魏倭王是也陳
壽范曄等作史不能有矯正而後史皆襲焉謬之甚
者我承其謬亦以自稱焉其謬益甚是自辱而不知
媿之不亦惑乎今茲命工刻木模造此印因記之以
釋千載之惑

錫類記

出千部

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信哉言乎近日吾所聞孝
子孝婦膺旌典受褒賚室家之內又獲祉福者往々

而有焉豈非天意哉其錫類之尤奇者為豐國之女
初我將記其奇先狀其孝女初豐後杵築城廛氓之
女幼而孤貧獨與母居母善病無以自給女初賣錫
鬻果以給其食稍長傭力于人家夜未嘗宿於主人
必懷母趾寘于腹以寢遇食味必包而饋母冬月或
服單袷而母甘旨不乏傭力休暇輒反省母者日三
四焉服食至穢器莫不修潔便給焉主家皆愛重之
又以其勤勞倍人也亦莫不從其所為母嘗病困不
食經日女初問其所欲百方供之不能下咽乃益請

其需不已母中夜有間言魚子醢澆清酒庶或下一
七女初即提器而往國法子夜禁市酤隣人止之曰
往必并獲矣請待旦亦不踰兩時耳女初曰諾乃請
隣人看母以他辭而出遂踵魚肆會胥吏為舩運夜
來徵魚子醢適啓獲乃取而乞之旋踵酒家則天夫
家饗客酒家張燈通宵而酤乃亦獲酒而還得以下
飯隣里驚歎以為孝感所致然是偶然而人得知之
若夫辛勤勞苦然後獲焉者乃其常云母沒之後不
嬉笑啓齒者三年常有憂色居傳主人匠也曰定七

生一子而寡愛重女初思欲為其子聘焉子曰和吉
既而飲博亡賴父逐之乃取女初寘其家視猶父子
也和吉後為人奴從如江都给事郎中遂亡命定七
老病女初復傭力養之如養其母者及其死也亦賣
簪梳衣服給喪事嗟乎女初一女子耳具孝義如是
豈易得乎哉故邦君命旌之賜錢穀者數焉輒用鐫
碑飯僧非自資也其既建母碑也遂併鐫外祖母之
碑賜錢不足乃典其衣鄉人曰用賜錢建母碑可也
典衣鐫外祖母之碑則不可女初應之曰然但我鐫

母碑而就矣我意恍惚意母之心亦猶我之心也其
設心蓋皆如此安永甲午七月和吉至自東在律止
命者不聽入國門於是郊村訪其遠親而求宿主人
賤其為人然視其破衣弊笈面目顰黑意頗惘之延
入問來故和吉垂涕曰我實不肖既往之事悔無及
也今年十月七日為亡親七回之忌於是欲一拜墓
謝前罪且一見女初謝養我親之勞我為是遠來耳
事畢我即行矣但法網之密不能輒往焉唯子憫我
為幹旋焉俾得伸志主人益異之潛遣人如本里為

請里正里正乃命女初往焉因遣里長導之女初至
和吉仰視而俯泣不能言久之攬涕曰我不孝使老
父茆獨以死微子之力殆不終天年矣我在東傭傭
為生亦見鄉人來說曰親老病我不以為意又聞子
之代我養親也又聞親死而子葬之也皆不以為意
禽畜之心亦已大甚既而稍反人心日夜以悲無及
也於是思欲拜墓而謝前罪見吾子而謝前勞者數
年矣今茲七回之忌故特來耳乃啓笈出袖襦一領
綳帶一條捧以授女初曰是我傭力所製欲以奉於

稱今之羽織
綳帶今之絞
絹

親煩子為我奠靈座以疏區々之情又出棉布一端
曰請為我供僧誦經一卷又出棉布一端曰聊以相
贈也又出白金三十兩曰請為我施入于佛寺永香
火之資又出金三錠曰我昔嘗盜典親之宅取一金
今已十有一年矣意其息已倍蓰請子以此償宅有
子而不肖宅又為他人之有是大傷親之心也請子
住此宅而贄可人則親不朽矣於是投笈而泣曰我
四三年苦筋勞體事屢止于此可奈之何哉然吾事
畢矣我明日拜墓且行適矣勿復相見也女初受諸

兩十友

物而還黃白曰我傭力餘資頗償宅金未能完而已
又嘗鬻衣物置香火今無所用也請就中留一金足
矣且子明日復行無資且饑和吉曰以子之金償宅
以子之資真香火而我不與焉是我終不為子也彊
之不可和吉泣曰我數年辛苦無所用也請所導里
長權叔之曰吾子又不受我且投水而死里長受金
趨見村正與之謀還報里正里正以白奉行官奉行
官素以清廉仁恕擢用者聞之大嘉歎焉即日具狀
請命邦君特命赦其所犯還住于本里於是鄉鄰親

戚族擁二人而還相謀議婚欲即日行禮和吉謝曰
親忌在數月內請俟畢齋薦於是成婚在十有一月
云嗟乎和吉可謂善悛愆者聽其言見其行不愧於
為孝子抑其善心之發豈不以天性弗泯乎亦不以
女初養其親而感動焉乎哉余故曰天之錫類以祉
孝子者非邪昔之鷓鴣今之鸞鳳雖曰昇平之瑞可
也嗟盛矣乎孝之為德

孝三傳

孝子大澤三二郎上毛新田郡牛澤村人事母至孝

家貧力作兄富而多貲母則安於三二郎之養而依
焉其耕耨在田常不能忘母其心稍不安輒捨耒耜
還省母或談晴雨而復往焉或未至家望母見其閑
暢之狀而心安則反焉如斯者日三四神祠佛宇時
有齋醮輒負母而往及春花秋月唯母所欲往躬服
垢弊而母服鮮美母年益高不能安于背乃為製竹轎
與其子昇之母又不能久坐轎則或轎為或背為其
製轎不用常樣乃驛道四脚轎矣人皆恠其諸事鄭
重而轎製之麁也蓋母之在背孫舉轎而隨若常樣

夫
輜重大既無對矣不能獨舉也其妻亦孝順姑出必
煮薄粥俟其歸而哺之然後饌飯言老人勞體或饑
隨餃硬飯恐致痞塞其用心精細蓋皆類于此嘗聞
蒲花禡宜老者即搜索焉躬往刈蒲既就甚佳母尤
便之後三二郎遇人有老父母者輒說蒲花禡曰亦
不難為但費半日功而已聞者皆疑其大易也蓋其
刈蒲也歷池澤數處累三五日方就然其情急切不
自省其勞故以為半日已頗曉劍術好佩長刀邑有
俠者意每拜快之嘗被酒遇三二郎于途挑而鬪之

三二郎辭以老母弗聽直抽刀擊之三二郎躲身突
入搏而投之奪其刀以刀脊連扶之邑人趨而救之
相共和解而罷既而俠者謂人曰三二郎孝子也我
所以敗我弗讐焉是後菓餠脯醢時饋三二郎之
母云夫孝能感乎豪猾喪其寇害之心不亦盛乎然
俠者亦可謂奇男子矣

三二郎之歿在安永壬辰歲

卯谷傳

出前

上毛新田郡有酒井村秋社張肆為市尾島村有販
魚谷平適市途徑安養寺村墓樹上鴉噪甚谷謂墓

間有何怪異旋行間之見文蛇橫碑間谷謂果是也
頃之蛇不動漸就視之則棉絲絲矣引之則布囊
出焉啓之則金五十兩封頭曰卯兵衛谷大駭尋思
謂唯有安養一卯多貲善賈數十里內無復多財之
卯渠且適市而遺之也乃懷囊而往焉卯果在肆號
而問然曰君有所遺與卯掉頭曰否々谷謂衆而告
之是吾之過矣乃去之粥粥酤酤市散而復往焉就
而問然曰君有所遺與卯曰否々谷謂猶在他人之
室也亦吾之過矣又去之時其婦而踵其家請見卯

曰何所言谷曰君必有所遺也蓋為我言諸卯曰否
否谷愠曰五十之金題曰卯者非君復何卯矣取囊
投其前因告所以得金者卯不肯受曰此金我遺之
既非吾之有而子拾之即子之財矣吾何與焉谷曰
吾非拾之也欲還諸君故且舉之耳固相讓皆不肯
取卯又手思之良久孰視言曰子強辨抗於我亦能
抗於天與曰不能曰我適市過而拜墓無事也夫金
人之所重而我偶遺之豈非天乎鴉噪蛇偃導子拾
之亦天也卯兵不違天而取金谷平安得違天而還

金谷默然久之乃言曰谷平不違天矣天使他人拾
之邪則他人之有矣谷平者義不苟取有拾必訪主
而還焉者今天使不苟取之谷平拾之谷平則訪主
而還焉是奉天道也君安得復辭言畢趨出卯猶提
囊追之井及至歲抄餽米三苞金二方為谷之壽歲
以為常終谷之身卯事親孝親已歿他適必謁墓而
告反亦如之性好施予村中窮乏者賑焉力業者賞
焉臨終遺命稻麥三倉雖有急不得輒糶必交新舊
曰三倉足以濟一村之饑也以其善治財也每施散

而財常有餘云
贈夢大夫序
文者道之輿也車不良則道弗達焉車雖良而不載
道則空車無所用已嗚乎建橐以來且二百年文業
日盛上自侯伯下及士庶誦之聲洋洋焉然知道
之賢往之不嫻乎文辭故載焉而弗達文辭之士則
殊不知道獨飾空車而羽旄焉金玉焉和鑿鑿騁
六驥周流于四極而無所致也古人云文與道榛塞
是也予少志於學頗用力於文辭者豈欲以文藝成

名乎哉蓋欲抽榛棘合文與道也已夢大夫好學嘗
問文於予予時有斯言也秋瓜方熟其馬首欲東臨
別錄而贈之嗟今予髮種之而兩無成也竊以斯有
俟乎千載矣東方有故人君其語之曰幽人其髮短
而憂長也

送源教授序

教授既省親于浪華將東還履軒幽人泛舟于南江
溯于樺宮之濱中流舉觴餞之且告曰有宋諸賢推
董生為漢代一人其意安在蓋董生出於王道滅裂

功利熾盛之時而獨有所深造其所誦則曰君子正
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其施於時者則絀
諸子百家而尊孔氏之道如斯而已矣吾子與余游
有年其於誼利之辨意無所疑也學之邪正亦豈有
所顧望哉夫薰蕕不同器鳳鷄不共棲不刈草而欲
稻粱之茂不除榛而冀道路之通弗可得已今吾子
司教于大邦豈無意于斯乎哉乃謙虛自保言此非
吾所敢也今人弗敢則後人亦弗敢積習成風竟莫
有敢為者謙虛日長而邦教崩矣可不懼乎嗟余也

好惡與世違言輒取怒是故緘默久矣唯吾子之別
不能無言而所言亦止于此

送司馬皮虎入闕序

司馬子受辟命東征季冬之望出宿于大津飲餞于
湖上之亭洛上人士其聚如雲有一老父後至觀亭
上酒酣衆賓驩呼躊躇不前既而驟駒歌罷語言希
少司馬子辭衆賓上途衆賓送之如堵老父躡草屨
奮藜杖從屋後走出大聲曰吐、皮虎行與司馬子
驚而顧之老父放杖而進再拜仰而賀焉曰足下膺

寵命登雲路實曠世之異典方今邦家維新之政日
寢月化海內之士莫不引領而望是羣賢彙進之秋
也而足下為之舉首將展匡輔之力益深至治之澤
也凡在交游之人孰不欣然欽仰以相慶哉既又一
拜俯而吊焉曰足下茂德俊才冠于洛士聲名滿寰
內而不知自斂藏是故行年六十涉千里之塗疾不
得俟愈時不能逐暖挾藥籠而騁乎窮陰之隆寒豈
保生之道乎哉始初既然以往之事可知已勉旃戒
旃勿使我有象焚蘭煎之憾也因放聲大哭涕泗掩

面而下旁若無人司馬子憮然動容謝之曰謹奉啟
矣吾子其為我掃吾洛汭之室而俟焉我歸不幾日
也遂揖而就輿弗顧而逝衆賓觀者皆愕眙失色縮
首吐舌莫敢出言既而欲問老父之名居則不知其
所之

琵琶清音序

環湖皆山也其尤幽邃奇絕者世多不之識而其所
傳稱者非官道所由即愚民賽禱所歷注之非其至
者也菊堂主人與象外翁皆有勝情維庚子之夏同
探湖之勝而一周為殆圖勝具也歸則請翁圖所歷
勝景得十有一幅又請諸名士詩之歌之十襲藏于
家抑丹青家有和夏二宗象外翁所攻和畫也今觀
此卷也宛然夏畫矣踰明而逝于元何也蓋得意於
目而發趣于筆筆法無所拘則駸乎逼真不覺入
于夏耳豈畫法自有和夏而山水元無和夏邪亦可
以見天地之性矣

卜居詩卷序

吾聞匠師上梁之祝有七燬七造之語昔哉其言之

也凡人之災莫烈於火盭廬衣物珍玩寶器數世所積頃刻而灰燼矣中產之家一燬或不復振况於再乎况於七乎下產則顛沛流離極於溝壑慘哉災也惟饒財之家周利之人乃七燬而七造能不失舊物或買鄰而拓為是匠師所寓意已非特其射利之願也夫士之處世百鍊不磨萬挫不折斯可稱大丈夫矣其亦有類焉乎吾故嘗有取於斯言云浪華城西北隅為糶糶爭利之區故以資豪者眾而升平氏為之冠甲辰之春罹災其秋買宅而移焉乃在漢水之

陰輪焉與焉可以歌哭事與再造無異而有漸磐之懿盖七燬不足恤者是可以頌乎升平氏字子衡年稚少頗愛文辭遊于府庠稱秀民也拮据已畢請諸老先生觴于新居則其詩盟朋交皆侍焉乃各袖新詩而往余亦與往而獨不能詩於是製之序亦袖而往嗚乎吾既以燬頌焉子衡其亦以造禱乎哉

書流水詩稿後

予與流水子交二十載矣流水好賦詩而譚罕及詩知吾不喜詩故也乃吾則知流水子之遠於詩云盖

以其溫柔敦厚而不愚為今之詩猶古之詩也此卷也其所賦以自娛為後之覽者其以此知流水字之為人哉若夫宮商之廢節奏之美則知音者將在千載非吾之任

書象外恠軸後

象外喜盡恠精夫怪何曾有象然比之氣韻生動若親遭而貌焉者豈能求於象之外以為象邪將貌其所嘗夢也象外今年大夢既覺矣今其在幽都貌人間世邪幽都觀者亦猶吾觀此卷也

題楠公訓子圖

訓子勗其忠父之慈也續父成其忠子之孝也一忠而孝慈併為大哉忠乎暨其和於家睦於族撫士恤民莫非忠也莫非孝也然而千載之下孰不墮淚乎斯圖者嗚乎公之訓子非特訓其子也亦所以訓萬世為人臣子者

題歌器圖

有才有德而矜伐取戾所謂滿而覆也其唯謙乎挹而損之安而不覆所謂中而正也然人唯知謙之為

美而能知謙所以為美者鮮矣是故學以聚之間以
明之蘊德擴才然後謙為之用若夫無才無德卑
為人之下是其分已非謙矣所謂虛而歆也嗟可非
畏與

題倒載圖

高陽之徒亦有遭乎風雲之會挺身奮智輔主濟時
者搖三寸舌下七十餘城是也亦有蟬蛻於濁世高
尚其事者葛巾漉酒羲皇上人是也至若尸大官素
厚祿優游卒歲不知天下理亂酩酊倒載喚葛強者

吾不知所以頌之唯可以為酒人之誡而已矣畫者
豈有意於斯與

題訪戴圖

予觀此畫也詩興勃然而起於是掃几插露研鳳膠
含兔毫徘徊久之乃卷而還之謝曰興盡矣何必題
句

題南極老人圖

南光敷壽猶月照池水隨處圓滿然池壞水涸則不
得月矣萍蘊覆池則不得月矣草穢填池則不得月

矣水凍閉池則不得月矣人之於壽亦有四害若寒
暑風雨不與存焉一曰飲食失節二曰思慮過度三
曰戕眉伐性四曰刀圭慙術人有一于此雖百南老
亦無如之何已可弗懼此可弗懼與

合題素駝圖

愛之實害之憂之實警之旨哉言乎昔人聞種樹說
以得養民術吾乃以得養嬰術蓋甘甜之味所以生
其疾絲纒之温所以脆其體巾鞵固密以闕生機玩
好侈靡以削天福順適其意萌其驕易過失不怒長

其放肆嗟夫天昏不肖誰之罪也哉

題明谷圖

畏者之善之馬悔者轉道之舵乘若畏隨若悔改行
易輒以進乎孝順儉勤之塗嗟汝小人之業終身倬
倬有餘若乃弃舵于澁放馬于山單身歸去則慈眼
菩薩亦無奈汝何

題朽鼓圖

諫鼓不鳴是謂泰平之瑞果然乎哉嗟世非虞世人
非聖人豈能無裨政闕事然而唯頌聲之盈耳吾未見

其可也蓋上有拒諫之心下必有畏誅之念於是乎
阿順導諛上下相蒙諫鼓謗木徒為文具則鼓之朽
雖曰衰亂之兆可也可非懼哉醫方或以脈不病為
死候亦此之類

題鍾馗像

惜夫馗也之所除特盜竄竊財小耗鬼耳是時玉宸
之前有林甫瓊室之內有楊妃是天下之大耗鬼矣
若馗也能辟楊妃而啖林甫耶則天下和平生民免
於肝腦塗地之禍者不知幾千萬億馗也不知除之

其為靈未足尚已嗚乎人無貴無賤各有耗鬼亦有
大小故尸祝乎馗者宜禱以除其大耗鬼若小耗鬼
勿禱可也

題畫虎

履軒幽人對斯畫也有感乎其負嶠之勢蹶然而起
攘臂舉翰欲贊其威也既而嘆曰嗟予老矣懼為君
子之笑於是乎輟筆

題鴝鵒圖

晝伏夜動非鼠而倫也入室為妖可憎而不可喜乃

淡墨一掃烏使深山寒林之氣滿於几席間是丹青
家之妙用嗟上之用材能如此天下豈有棄物哉

題甘棠圖

憎浮屠而讐袈裟思其人而愛其樹斯其愛憎之極
乎古人有言蓋棺而論定嗟夫人世百年譬如草上
露其間當為者唯善矣能使後人追懷欣慕則可

題仙像

以豎為屨謂其顛倒上下也以濤為地謂其離道蹈
危也被髮投簪謂其紊綱維數彛倫也製是圖者蓋

用刺仙之誕

題夢蝶圖

周之夢為蝶與蝶之夢為周與自千載之後觀之蝶
亦夢也周亦夢也栩栩之與蘧々矣揮烏嚮製此圖
者亦已夢今之題言者獨得非夢耶則後之觀烏者
遽亦皆夢已嗟乎人能自知身之夢而不動於欲不
誠於利與名逍遙保其性而全其天此則善處乎夢
者斯之謂真覺

履軒幽人夢中筆於華胥國天樂樓偷語欄之下

題畫裝軸

荷之卷然承露也鷺之翩然求食也是丹青之奪天
工者至於錦綺玄黃乃更奪機杼之工矣嗟闕也非
特造物者之罪人也

題畫虎

天樂道人舉拂子一揮一喝曰汝不恃其猛力頗知
畏人所以唯深谷幽林之處似智也然徒知畏人而
不知其皮之速禍悲夫吾欲遺汝以一把剃刀使汝
自毀其文也亦知汝之指爪臃腫不能操刀自剃焉

吾終不能為汝謀往矣其以此為下火之頌唱

題三顧圖

我獨愛武侯韜王佐之才而躬耕隴畝不求聞達於
諸侯其斯以為卧龍乎乃感三顧之遇寒裳而露足
三分之業蓋未足酬其志而混一之勲則不遂嗟乎
時也有命非其累也若今世之士以鞭線之才挈瓶
之智而銜藝要聲價使武侯視之其不發啞噓者幾
布

題千窟戰圖

兵喪氣者鳥音朽株皆為之難將得算者霧露臺州
都為之用若此圖是也抑亦英雄之遊戲而所以鼓
動倦卒之氣吾天樂樓上倚檻東南望縹緲出沒於
雲霧之中者金剛山也故屢得詩而皆忘之唯記一
絕終筆于此

傍人不解意問我何所視雲間金剛山曾颺菊
水旗

題夢蝶圖

周之覺之遽之而羨蝶之夢之栩栩其亦有味哉夫

轉世輪迴苟信有焉吾願從事焉如牛之卧嚼草鶴
之舞于天夏魚之浮游秋蟲之悲吟可羨者亦多矣
夫畏轉輪者不知何意

題畫蝶

栩栩然蝶之樂也至矣豈吾精魂所化耶抑千載之
前莊周所化儼然猶存于今耶醉中夢思朦朧不能
辨是非且錄此以問於觀者

題神農像

大矣哉神之功德洋洋乎海內外而無隔萬載之下

莫不欽仰為獨恠以創農耕之大德而不在於邦之
祀典廛之乎以造醫藥而尸祝於刀圭之家何其屈
也嗟乎士生不遭乎時懷經世之畧韞格天之業而
徒以末藝稱焉雖大小成否之不同其亦有同夫幽
人盖有感於此乃薰沐再拜仰為神慶俯為神吊

象外畫像贊

先王教於鄉有六行曰孝友睦姻任恤象外翁於此
數者畧無所闕可謂鄉之善人也性愛酒好畫而烟
霞之疾則入于膏肓矣壯歲勤於業以阜財老而傳

於子乃攜瓢載筆探名山勝境者六載而沒君子曰
善終為凡翁之子孫其可以不師焉哉嗟鄉之人雖
非子孫者師之亦可

題籜扇

削籜薄於紙乃背白紙用裝摺扇工費而易壞生風
不清井若專用紙之便善且工省也今人有剛正之
操不羈之才則教之誨之必欲使其脂韋阿順合於
世而後祿之無益費工而已矣若用素柔佞之人
也夫剛正之人唯宜作剛正之事猶籜唯宜裹饅頭

鴻池稻荷祠碑

鴻池山中氏之富以釀興也慶長五年至于今殆二
百載而釀不廢焉其祖幸元蓋鹿之介幸盛氏之孫
云肇造雙白澄酒而大售其傳送關以東初也步擔
次用馬馱其旁邑伊丹池田北山一帶及灘西宮等
以釀著名者上慮數十百家矣皆倣慕而興也今南
海之帆陸續東嚮而馳者莫不酒之載也宅後有大
池曰鴻池是邑所以得名而浪華諸宗人亦用為鋪
號也始釀之歲舍後祀稻荷以鎮宅及業日興乃以

為神之福祐也禱祀益虔幸元諸子分居浪華者三
家厥初亦各以釀積財皆小宗也其支派又九家而
僕隸起家者不與焉今夫浪華鴻池之富甲于天下
亦能知敬宗無失禮也寶曆癸未之秋大風祠旁松
折殿壞祠不改作者二十載於是諸宗人相與謀曰
祖之德非忘也神之祐其可遺乎哉請新祠以饗後
祿其費雖微一人承事其餘為忘祖乎請釀金命工
咸曰善天明甲辰祠成復舊觀而有加焉石表石燈
翼如也乃相與約曰後年祠有頽圯者亦必以此從

事母使大宗獨任也又曰孟紀諸石乎今之大宗子
名元長實為幸元七世孫其子元漸從余受業是歲
仲秋余偶遊北山訪其居主人觴我于池上奉家牒
而請為余既甘其酒而嘉其語也遂叙而銘之
忠武震世者其角嶽、聖賢富家者其業奕、天
亦不絕善人後神豈苟降多福不然天下多富民孰
如山中氏子孫繩、芬華赫、者

祭棄兒文

嗚呼何人之子我憫汝之為生而悲其死以一卮酒
一盤果祭汝之靈汝雖未知滋味亦將我之情耳告
曰嗚呼何人之子女其饗我莫性幽室之歸汝之父
母而棄汝是汝有父母而無父母哀哉門闌之外其
泣呱、既收既育維枕暨被饑則乳之寒則衣之垢
而湯之病而醫之及其死也又浴而裹之焚香酌水
遣而行之角棺以埋是汝無父母而有父母汝其可
以瞑目矣若夫死生之理則微矣汝之死并由棄之

故耳弗由棄之故耳嗚呼哀哉

專門對

或曰古經深奧人力有限苟不專力於一經而泛濫於諸經欲皆窮其微難矣故宜早童習而白於吾未見其可也專門為是或曰言有古今事為殊別士生于千載之下而尚論乎千載之上苟不會通諸經而要其歸焉安得升其堂窺其室即苦守一經旦夜而鑽之吾恐其弗能入也專門為非是二說也各有失得請譬以散樂舞之正副鼓之大小笛也歌也各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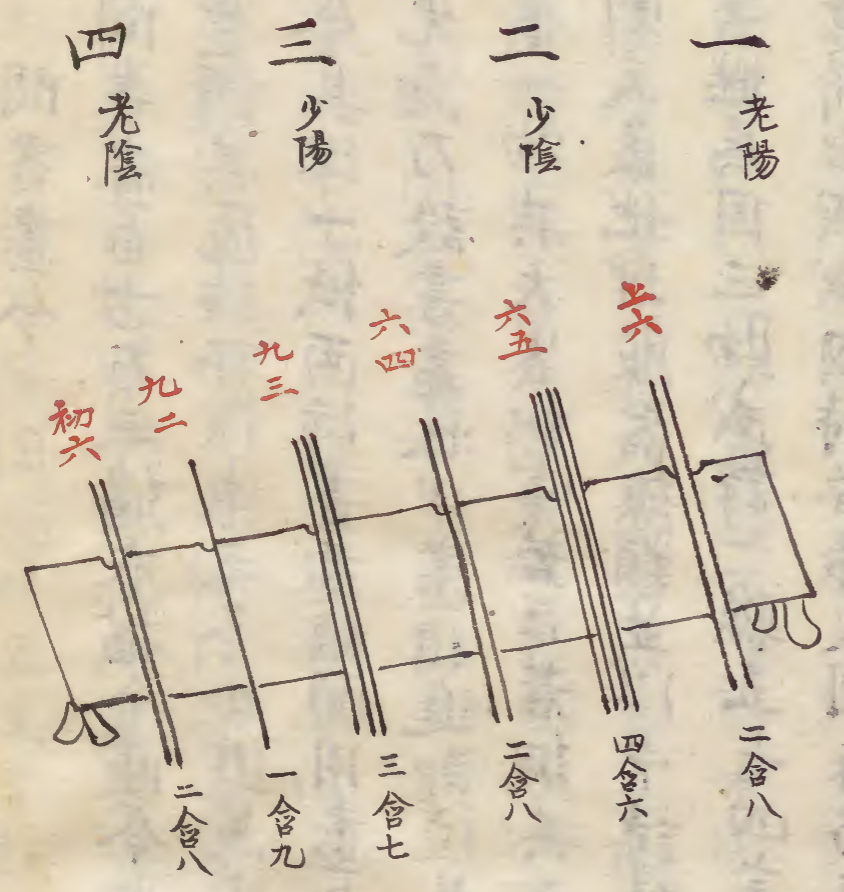
門而不相通者然歌舞能知鼓笛之節而鼓笛亦曉歌舞之奏莫弗相輔翼先後為夫然後其所專攻者可得而言也學之專門實如此邪亦可以無譏矣即若陶冶弋釣之不相謀也吾不知其可也夫漢之專門果何所省也請以此決是非

簡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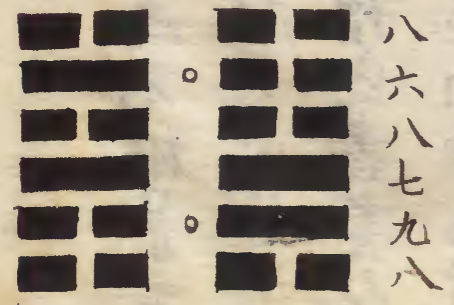
大衍無定數任手取一握揲之以四挂奇于格再營爻立六變卦畫一為老陽二是少陰三為少陽四是老陰十之減數多少相合一四九六三二七八既簡

且約其象非佛省煩濟急民用斯達三二十八
管楮戶評曰唯錄過策而正策存乎冥、無象而有數周易同歸天然之妙固在於象數之外孰守古而談今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蹇之升



八六八七九八

一則記九二則記八
 三則記七四則記六

間書畫令

間書畫自古有之繡衣描金匣今尚存焉元稱葦書
豈謂其麗雜邪戊申之冬余遊蕙山亭戲用此作酒
令其律一紙兩行書畫相間用畫充字豫定書畫人
先後乃設書畫牀甲畫揖進即位首行畫兩物尾行
畫一物其大畧如掌若巨若細其三物一動一植一
則天象地理服器雜類並以中詩料為妙甲畫退甲
書繼為因三物成詩一聯五七四言對句散句惟其
意所出或成國詩者畫人別存巧既畢乙畫乙書迭進以

至丙癸終而復始如環無端若詩不成者罰一大白
而其次代之即畫僻不可詩者則罰畫人詩畫絕倫
者皆有賞此其大畧也消息蓋存乎其人是日也余
既醉矣律有未備故明日書此以贈主人

戲簡藍水處士

寡人不佞無立錐之地而妄僭名號亦不自量已竊
恐禮法之士哂然繩以準墨驚吾午眠也豈料大
方君子乃投以華昏之冊意若相愛者然俾寡人聞
其所未聞而獲同臭味之友于數百歲之上也何惠

如之嗟乎使寡人右屬橐鞬左執鞭弭與斯人治疆
於華昏之域未知孰先鳴者屬盤庚之矢言國事方
殷未能往拜于門謹馳使風奉謝不宣

雜筆

羣鳧集于白沙各自為大也喙々喙々相辨莫斷其
是非陌上之人乃知其巨細與妍媸矣非人智而鳧
愚也居勢然已故君子積學以高其居居高則眼距地遠
矣高之至臻于天其有弗視乎哉

川之西也橋乃北矣橋豈必子午以豈必卯酉斜之
與直孰挈其矩崖上之牆垣如髮從橋上而觀焉則
斜循牆而趨焉橋之不直甚已是故人之晒人則人
亦晒人猶猴之晒猴邪眼之距地尺寸齊則所視亦
齊然而謂吾能視人所不能視者猶意錢也其中幸
已

華昏子豐焚香而坐隱梧而歌其音不中宮商詎者
若桂細者若蠙嗒々烏唧々烏與香烟相糾裊々然
縈梁而上下愀乎沕乎若有所喪北郭玄駒排戶而

八曰夫子豈苦乎貧耶吾能富夫子夫子肯聽乎我
與華胥子鼂曰不也父母欲我之貧也拘我以儒冠
天地欲我之貧也羸我之體而傲我之志我而不貧
其壞父母之情而孤天地之心也然則夫只好貧耶
華胥子鼂曰我之謂忘矣非好也且也食雖無魚三
殮日飽衣雖弊也出入有貳室帷陋矣垣屋完焉吾
將懼壞孤之非違矣暇聽乎子而富之圖乎哉且子
亦盍與我遊于貧富之外哉

說文外國本有鼂曰從邑從夢省聲徐諧曰春秋曹公孫會自鄆出
奔宋鼂鄆音義同

華胥子鼂語北郭玄駒曰吾遊於天地之間五十有
餘年于茲乘天之氣食地之毛冥乎杳乎若嬰在抱
沕乎攸乎若魚在淵人生無百其餘幾何吾將以此
終焉吾未嘗有世俗之債惡以軀償之為吾子乃欲
以尊爵厚祿櫻我邪胡忍然天尊爵徒使我卧起不
任情出入不由已風雨不得關門願步而輿欲靜而
煩擾不已語言煦々不言其所欲言而言其所不欲
言美其不美而不疵其疵口與心相拂逆日闔于七
尺之內我之接人如此而人亦隨以此奉乎我導諛

之言盈耳氣揚、溢天庭而吾性鑿矣夫厚祿徒飽
於賓客之腹而温乎僮僕之體而已矣今吾藜藿之
羹饑而後飯施碧茄於茗瓊美不可言矣温之袍雖
弊亦可以禦冬風雪不出門則支體未嘗粟矣時釣
小鮮享濁醪自有幽朋圍爐而譚美其美而疵其疵
語默随意心口相安歌而送觴無跪拜勞酒適於腸
不強灌烏陶、然樂矣莫以尚為若暑月鬱蒸吾所
尤畏唯垂楊之陰清池之上竹床葵扇散髮而弛帶
履完性命而已豈堪襲衣博帶聳濃糊之衣肩張傘

而跨鞞齒紈袴之襲積重茵而坐轎拘囚于際駢駟
呼之間哉非狂則死矣是故爵祿者無一益於我而
其害乃千兮萬兮至春花秋月扁舟山屐乃蓑笠釣
竿靴尊碁局有情有趣者則吾固不忍計較而比
論焉吾初也笑人以性命博富貴者已而笑夫笑者
又久之併所以笑忘之矣忘也非笑笑也非忘

擬辨

縱橫家負識者以其失義敗禮亂信也即非害
乎禮義非信乎信能使暴戾屏蹤姦猾弭謀而

正直得伸辨何可廢也是故魯連虞卿之辨君
子有取焉余閱野乘獲二事惜也世無魯虞使
正直者含瑕負累矣苟有其人一言成功傳誦
於後世作擬辨

當關原之役西師圍大津城宰相高次遣多賀善兵
使于師見西將坐而不言西將曰子之君欲降乎請
納為欲和乎請受城而免死為二者三日不決城與
人粉齏矣善俯而笑仰而對曰嘻何見之晚也夫大
津城小而兵寡數十里內無援軍孤危亦已甚寡君

之保守于此者非欲以延旦夕之命也重義與名而
已城破身死而義名立為是寡君所適守也不然嬰
孤危小城抗百倍之師三尺童子且知其不可也寡
君死計決矣尚何和降之論西將曰然則子何為而
來善曰寡君之使善來為足下也非自為矣西將曰
子之君臣在圍城之中旦不保夕何不自恤而恤人
之為善曰海和尚在釜中舉手麾光蟹曰而盍解若
劍不然且烹凡物不能自恤而能他恤者同情故也
西將曰善何以教我善曰欲為足下續頭耳西將艱

然曰吾頭未斷何續之為善曰危哉足下之頭乎夫
東君威名天下莫不聞今旋東征之師西爭天下以
上杉之驍武而弗能踰疆一步餞一矢矣西師二十
萬翱翔於濃尾之交弗能奮夾攻將犄角之勢束手
竦東師來擊是徒自盡而已矣蓋畏東師如虎其無
能為可知矣東師捷報不出十日必至矣抑大津之
孤危止在旦夕焉能待十日亦已矣寡君之母西君
之從母而東世子之妃姊也且寡君之妹松姬氏存
焉足下攻城而城破寡君其母妹則皆自燒死矣十

日而敗報至矣足下士卒潰走咫尺為敵投足無地
足下欲晏然據此城而可得乎將且髮頭披緇請降
懼後也東君必曰汝胡敢賊害吾姻氏是欲頸之弗
斷而不可得也萬一不幸東師或躡足下奉城而復
命焉西君必曰汝胡敢賊害吾從母其吾庶母外兄
也是欲頸之弗斷亦不可得也足下弗若按甲無攻
城置酒高會須臾於城下以聽關原之報關原捷者
天下服矣城邑十百不足攻也西師捷矣寡君謹奉
城致之足下而身其母妹乘傳詣大坂以聽政辟足

下奉城而復命焉西君必曰吾從母與吾庶母外兄
無佗其汝之力與是足下坐收拔城之功以承西君
之驩也頭頭無恙食邑益多雖寵秩倍他人可也東
師捷矣寡君則推輓足下贊謁于東府東君必曰吾
姻氏之不破繫汝之績哉是足下轉禍為福也頭頭
無恙祿秩有增無減而寡君荷恩戴惠與足下結姻
講親世之為兄弟足下有仁厚長者之名而無背畔
遁逃之累富貴逸樂與浦島三浦齊壽豈不美乎足
下何苦舍萬金盛美之策而自速族滅之誅也西將

聞之沈吟久之以手撫頭曰謹奉教於是釋圍退舍
以俟闕原軍報

其一事為西師圍田邊城者情實與此同故不
別論焉

擬策

齊楚伐魏魏告急于秦冠蓋相望于途秦師不出魏
又使夢門先生入秦年八十餘鬚眉皓然秦王逆而
謂之曰魏之急吾業已知之矣今先生飄然何為而
來也夢門先生曰大王知魏之急而未知秦之急也

請敢以陳于前秦王志曰以魏之急故先生乃來耳
秦則未受兵何急之有弗願聞也夢門先生抵掌大
笑失其杖偃僕拾杖而起曰大王獨未聞魏使樂迷
說齊楚之王邪樂迷魏之親臣而天下之辯士也秦
王曰未之聞也說之何如樂迷說齊楚之王曰弊邑
知亡矣然顛敗之餘甲士尚有二十萬廝卒十萬弊
邑之先王有德於民民懷於惠久矣有俱亡之恩無
獨生之心故非三十萬衆皆斬首陷胃死喪都殲則
國非可得也雖齊楚之彊不能決之於三旬之內也

必矣比其滅魏也齊楚之士亦死傷且半而徒得丘
城與老弱婦女而已矣曾無甲士為王乘障衛四境
曾無農夫為王操犂鋤納貢賦將必蒞齊楚之甲而
戍故魏之四境將必徙齊楚之民而耕於故魏之野
將必轉齊楚之粟以供戍兵餉農夫而賑故魏之老
弱婦女也故魏之田易則齊楚之田蕪矣故魏之境
肅則齊楚之疆饜矣齊楚兵寡食少盜賊內起而四
鄰伺隙是齊楚空有萬乘之利而實無所得多有所
喪耳王弗若聽魏與之講焉魏得講將必割地以承

王之驩非西河即安邑賦皆不滿千乘是小邑不足
割耳臣請為王割大邑矣是王有存亡續絕之名而
拱手享萬乘之實也齊楚之王喜曰大邑何在樂迷
曰初魏所以背從約而衡於秦者以秦強也今齊楚
滅魏而秦不能救焉是齊楚彊而秦弱也狐藉虎威
足以懾百獸夫魏雖不足獨抗秦也而藉彊齊楚之
威以臨弱秦其破之必矣韓趙見秦之弱也不待使
命必來請命於是五國刑白馬盟于南河之上田旆
轉轅鼓行而西魏率韓趙當其前齊楚養威於後且

魏王戴存亡續絕之恩必先士卒躬受矢石士卒氣
奮鬪自百倍矣隴嶠函澠池徑傳咸陽齊楚之師
緩轡徐行拾棄甲禽傷夷而慰撫百姓秦重喪咸陽
必悉割所喪地以和焉道南入楚道北為齊賦各萬
乘有餘語未畢秦王色動揮手曰止寡人已知秦之
急矣乃從召大司馬曰亟發師救魏擊齊楚之軍顧
揖夢門先生曰先生勞苦矣且休明日行矣比先生
之歸齊楚之師不在于郊矣

擬與留學生阿部仲麻呂書

滄溟萬里雙鯉何緣通信雲烟千重孤鴻無由繫書
僕素庸劣學乃踈荒禪國無調鼎之具澤民之覆翼
之仁徒奉律令戰兢自保幸免罪戾悚懼何言足下
夙折月中之桂遼泛海上之槎曾湛沫泗之波筆抽
屈宋之英遭明主於海表掇蘭芳于域外與鸞鳳翱
翔於藝圃共駿馳馳騁于文苑洵可嘉而可羨矣然
國家敦遣之意豈止于駢白排黃歌頌風雲月露哉
將以議禮興樂甄陶斯民建至隆之治於東方也則

足下所講明於今日者豈可苟焉哉若聞唐朝政治
洽黎民富庶然上之所以誘掖化導仍是霸政之餘
而下之所以奉承安利非過於避害免辟已夫古先
聖王之道則似不然也足下膺清選於明時奉大任
於殊邦日夕學習歲月邁逝其必大有所得也詩曰
載馳載驅周爰咨詢足下旋帆之日果能使斯民有
所寢雍化成邪則邦家之光非僕所獨慶也若乃詞
藻卓麗音韻競巧吾邦自有寒梅淺香之流可以道
性情而供娛樂矣亦何待於外哉此非所以望於足

下也相見未有期西望悵然所欲言千緒萬緒皆朋友私情非可踰滄溟萬里而言者故唯言其可言者唯足下諒察

錄此書簡友人

亦幽人寫此文字不覺失聲大笑曰幽人嘗自知不為今世所容也故絕意而自廢已今撰此書如斯設令其生于天平之時其孰容我然則幽人古今所不容其為幽人不亦宜乎仁兄以為何如竊恐有同病相憐之感也

得友人報再簡

旨哉同病異症之言汗之吐之或附或黃其為傷寒一也抑我二人者於膏之上旨之下為豎子築室久矣其可復醫乎哉又見擬以汲黯亦甚善然以為無不容之證則過矣黯之傳云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是黯不容於漢朝也古今態者之為皆如此僕何幸因長者相愛之言得同病之友于千載之上謹拜命之辱

擬疏

貞觀十年侍中魏徵上疏曰昔伊尹耻其君不為堯
舜蓋軻非堯舜之道不敢陳焉後世徒傳誦斯言而
闇於其實又習聞賤霸功之說而不察霸功所以得
失故學士大夫能騰諸口舌而已乃使之執事從政
曾不能望管晏之什一矣此輩豈足與共計治議政
哉又今世為人臣者章疏占對開口輒稱其君為聖
為睿為堯為舜為文王矣不得以漢高文景光武為
比倫也人亦不以為諂曰事君之禮則然也為人主

者亦習以為常自謂堯舜亦非河漢也一朝難作禍
至乃自比於桓靈既歲愒日冀全要領沒於牖下而
弗可得焉煬帝是也故過高之言不足聽也流俗之
諂不當受也臣愚今日除流俗之諂省過高之言明
為陛下議天下之治唯陛下為蒼生計以臣之言實
較於時事其有可采者請速施行切不以弗諂為罪
卑論為醜也臣觀陛下創業未盡五六年克定禍亂
救萬民于塗炭既又殄滅北胡威制西戎斥地數千
萬里其功實踰於漢高光武而天下之民仰陛下如

湯武此非虛語諂辭也然三四年來民間稍有怨謗者邊隅又有離畔者此寢湯武之弗若也何得以望堯舜哉蓋禍亂平矣天下之民始脫於饑寒故易為食也易為衣也其得糲飯短褐也皆奉戴以為天子之恩惠也既而保居作業老弱無流離之虞而饑寒之苦則忘之矣於是衣食皆有擇良之意若糲飯短褐非其所願也非稍豐足必有怨心今海內雖平尚有四夷之警征戰戍役未息也陛下又自矜其功不能無侈心於是臺觀沼池勞民力者弗計民多不得休

息必有謗言是以湯武之功既成而湯武之治未定也是臣所以日夜耿耿忘寢與食也臣聞聖王治定而後制禮作樂今日而徃畧應其期耳學士大夫其必有以此眩耀德通於陛下者然臣竊謂未可也蓋天下無征戰無勞役萬民休息乎獻卦十載矣然後乃可稱治定已陛下之功既踰於漢高光武矣不當更求立功也陛下今日之急務莫若學漢文矣舍堯舜而學漢文是論之至卑者學士大夫所羞言而臣敢言之蓋欲陛下實行之也畫餅不可食塑聖無言動

若不實行耶堯舜何為即實行之耶漢文足矣臣請
詳陳之漢文撫循四夷脩邊防而不用師一宜學也
弋綈皂帳慎夫人衣不曳地二宜學也惜百金罷露
臺之役三宜學也百姓田租或半放或全放四宜學
也廢人唯受賞賜不干政事五宜學也寬刑罰除祕
祝六宜學也減嗜欲不受獻七宜學也除宮刑出美
人八宜學也謙讓於制作不議封禪明堂九宜學也
賞賜長老收恤孤獨十宜學也請陛下一一學而行
之若夫郊廟之禮有未協闕庭之儀有未肅璿璣律

度有未得統服色典章有失倫者且遵叔孫之禮張
蒼之曆以俟十載之後其他辟廱庠序鄉飲養老巡
狩慶讓繼絕世興滅國舉逸民脩廢官褒先代之後
錄忠臣之裔修聖賢之祀旌孝義之門之類凡修帝
王之故事以文飾吏治及諸可喜之事皆勿作焉惟
慎選良二千石與民休息之為務矣其在民也惟勸
課農桑使其養老育幼勿作非而已矣勿以教化之
政擾之亦皆十載矣以陛下之英明功業既踰於漢
高矣又歛其英明而反觀焉以施行其十學者其必

有大踰於漢文者乃十載之後治既定矣民益安矣
於是禮命于學士大夫制禮作樂郊廟朝會德協于
神人陛下穆之雍之與羣后揖讓乎廟堂之上而四
夷君長奉琛在庭當是時也大倉之粟陳之相因而
庫錢貫朽矣乃諸當興作之事黜侈心而料理焉徐
徐經營舉行久息之民喜功子來必不告勞也此所
謂學漢文而踰焉者而與湯武爭衡也皇天其必申
命用休豐年穰之萬民逸樂仰陛下如天陛下又聖
敬日躋駁之乎入于堯舜之域亦非難事也然則臣

之卑論焉知其非高論也陛下若聽用臣之言幸而
有績也請賞臣以富民侯印臣則奉印後歸老于田
里永傳之子孫對揚陛下丕顯休命此臣愚區之至
願惟陛下裁察

擬符堅喻江南檄

惟大秦建元十一年秋八月下檄告諭江南相將庶
尹暨軍士等皇帝若曰朕聞天有顯道福善禍淫順
天者存逆天者亡三皇以來歷序可知矣天子者子
於天而父母於民為民除害施利使民安居保性無

相戕害者也此之謂能欽協于天心則安富光榮澤
流子孫一有不協暴慢疚民天則廢黜之而更擇焉
此皆汝等所聞知矣爾司馬氏之先懿師昭炎雖無
厚德於民乘際會之運振矰繳弋天位亦能并蜀吞
吳混一區宇救民于塗炭之中而倒載干戈不可謂
無功于民天命亦歸焉逮後嗣昏濁國本先撥以萬
乘之尊夫妻子父不能相保宗王戚藩骨肉相賊以
鼓煽于邊塵身死于胡狄之手而海內糜爛此皆汝
等所視聽并可掩已則天之棄司馬氏而弗復顧惜

也彰、明哉是故遣民屯聚求主立業于關中非無
忠臣謀士猛將勁卒亦不迴踵而泯滅矣此亦可以
卜天心矣汝等乃屯聚于南陬驅迫百姓以戰爭徒
度劉天民而已矣以圖興復則不知天命也異以延
歲月亦非長計也朕以寡薄賴祖先之休保有秦隴
遭時之多難懼不能負荷且弗忍於吾民嬰乎鋒刃
困乎係累頓鍊師簡兵積穀粟謹烽燧自完封疆而
已非有翼於外也然禍亂荐臻殘暴競興萬民俵、
無所歸往於是鄰近州郡皆睦於我亦賴我以保其

境土至於庶方流亡之民未避難者日月相踵朕憫
之給其衣食使保其性而已斯聲流傳頗過其實乃
遠方之人謬聽無大無小通質請命並願除其暴君
誅其殘吏以救民者無虛月矣朕不自量亦弗忍於
愬然坐視天下之溺聊褰裳霑足白旄所指莫不碎
糜康舉山東慕容面縛海濱奉琛西定巴蜀彭濮解
辮西涼納貢北滅燕代胡狄喙息肅慎楛矢南巡中
嶽百神受紀漢沔稽顙想汝等其略聞之矣朕本意
惟存於誅暴救民而已矣然今天下既定而歸屬於

朕亦安得而避之朕不知天終以我救寧海內以傳
之子孫朕又不知天或藉我武力驅除桀暴害民者
以俟聖人而付畀之朕不敢自規度一遵天命而已
卒不能若爾司馬氏之祖先權譎謀計負託欺狐篡
弑以要天命也今百年之亂離定于一至豈足煥動
之微莫不顛然歸嚮焉唯爾江南仍敢紀其叙君臣
昏迷不知奉天命屯聚旅拒欲延垂絕之喘息殊不
知虛勦民之重獲罪于天是其智蟲蟻之弗若也汝
且平心靜思以量天命夫惠懷之際以至於今日天

命已去與未去與今日以注天命有所歸與未有歸
與其亦知之矣汝庶幾上奉天命下協民心永離乎
干戈之禍而歌頌乎泰平保其性命長子而育孫策
莫善焉今汝昏迷猶守司馬之遺孽乃大言曰此司
馬氏之天下我家之舊物不當持予他人我必興復
焉噫言之錯謬未有甚於此者夫天下豈有姓氏哉
天下設有姓氏也如姬卯金至于今有天下可也唯
其無姓故天之所命為天子天之所棄為匹夫汝乃
守匹夫而欲用抗乎天子之師其亦不量力之甚者

皇天其謂之何汝試想諸天天豈理汝哉中原無主
虎狼相吞噬西京易統者各三四我非爾讐也朕既
奄有宇內若蕞爾江南取予元不足為輕重且任汝
昏迷授以南越王印使尉佗倔彊於夷中亦無不可
然廟堂之上自有議論咸曰江左人士陷於夷越既
歷數世變化於越俗全喪中國禮義仁讓之性未可
以信義而撫定焉是故屢命邊將班明詔使其限長
江而保守焉無侵害我中國之民彼一不奉約束頻
年稱兵毀我淮甸隳我荆襄徇盜燒掇於蜀漢三巴

使我民不免於征戍轉漕之苦加之兩軍死傷者不
為少此不可弗為一勞永逸之舉且彼小弱夷民而
不能得寧寇亂相踵又君臣不協篡弒屢興暴斂無
藝民之塗炭亦已極矣此不可弗興救民之師朕念
民之勞苦未之許則衆言囂々弗寧舉言天子唯廢
中國之民而非恤江南之民也其柰天授我之命何
我畿甸山東之民既乎介胄之苦而逸于畎畝者三
載矣乃樂子孫之永逸而不自憚乎一勞翹足南望
發乎歌謠朕不自惜爰循群后臣民之心決用守龜

欽奉天命以明年二月初吉禡類啓行鐵騎八十萬
銳卒五十萬兩道進發兩淮荆襄積粟數十萬倉無
更煩轉漕艦艦戰艦三千餘艘備在蜀漢乘雪水東
下會于赤壁之下汝等其善守長江之險鐵瑣假城
任汝所為但長江萬里有須多兵竊恐爾不能充備
也又懼少遺守四十爾主憂怖與妻子晝夜啼哭寇
盜竊發府庫有焚劫之虞也既有成命事不可中輟
是故命邊將絕爾使者勿得通汝其良圖今後唯有
三尺素旗玄黃單壺而已矣朕既為汝主幕室于京

師廩庫倉廩皆備祿萬鍾奴婢百人是爾祖先舊地
或愈於夷中之宅必不使爾主洒南望之涕也相將
以下至于小吏亦皆有區處中原方須楚材且量才
任使永無繫累流離之憂汝不良圖衆怒非可犯雷
霆一震君臣粉齏雖悔靡及故先事露檄朕言非再
評曰京西有李家翁田業頗廣其子孫凶悖蕩盡其
產而流亡乎江湖其田業輾轉為張家之有矣既百
餘年李之遠孫踵張之門責還田業實不持一錢也
張家何肯聽之乃爭鬪相傷鄰里救之簇擁造于縣

廷吏訊之張曰李之田業三易主而後至于民民割
有所買也未嘗取之李且李不持錢白手責還故民
非予也彼若輸錢民未必不還吏以詰李李曰小人
實無錢不能買也然田業祖先舊物故必欲得之非
復顧死生也吏哂曰田園皆公家之物民者出租假
之以立其業者也汝何舊物之有民有財則得買田
財盡而田去誰之咎哉汝務殖財以買田而已矣不
得白乎與人爭焉勿舊物嚇人笞而遣之夫司馬氏
無德而與人爭舊物亦猶是也曰愬諸天天豈理汝

允哉言乎

正信夔誨完

校

BOOK 1

